LIBRARY
OCT 1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93
S32p636
1736
v.14

册 14
卷 36:1

平陽府志卷之三十六

御製

聖祖仁皇帝御製詩

賜翼城縣知縣臣馬文鏞

咏蟬

飲露當涼夜吟風向曉晴乍移深樹影又聽別枝聲與物心無競離塵翼最輕秋懷聊寄咏愛爾獨能清

賜太原總兵官臣馬見伯

途次逢寒食

何處來春風淡蕩開晴旭不見杏花紅纔逢柳稍綠

聖祖仁皇帝御書匾額

堯殿

光被四表

舜殿

濬哲文明

禹殿

萬世永賴

文廟

萬世師表 各省府州縣皆行頒發

霍山神廟

秀峙中區

賜太原總兵官臣韓天伏

尙威嚴

賜平陽府知府臣王輔

寬簡便民

賜平陽府知府臣秦棠

清素

賜大學士　臣　衛周祚

表率班聯

賜丁未進士　臣　范鄗鼎

山林雲鶴

聖祖仁皇帝御書對聯

賜霍州知州　臣　李紹祖

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浮

賜太平縣知縣　臣　李清鎧

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

世宗憲皇帝御書

文廟

生民未有

各省府州縣
學宮存頒發

平陽府知府臣章廷珪敬勒

平陽府志卷之三十六

藝文

有一郡之人物斯有一郡之著作而凡志獨皆繫藝文于終篇者何哉文章之實不出天地人三者外舍此無以爲文章即舍各志標目之外亦無以爲藝文志藝文實以徵各卷也平陽於文最古陶唐自堯典外猶有傳者茲編所登述堯以來或傳以事或傳以人或傳以地苟其有關掌故不必盡出里賢若夫名山雜錄閒窓偶筌舉凡無與重輕之作雖間有採輯不敢不從略也作

藝文志

歷朝御製

漢

宣帝即位褒賞大臣詔

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

武帝益封霍去病制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

犇於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悍捷首虜
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
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以千七百户益封
驃騎將軍滅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

武帝又益封霍去病制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約輕齎絶大幕
涉獲單于章渠以誅北車者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
難侯濟弓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户都尉
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執訊獲醜七

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
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驃騎將軍

宣帝嘉霍光詔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
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
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
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宣帝封霍雲詔

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

中郎將雲爲冠陽侯

宋

仁宗勅孫復可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

朕勤治體喜賢俊嘗慮四方遺逸之善有不吾聞者間屬

近列屢騰薦章以爾孫復深經術茂德行躬耕田畝以給

歲時東州士人皆師尊之吾命汝校文於書省講藝於胄

序不由鄉舉不俟科選汝姑直屏雜說純道粹經使縉紳

子弟聞仁義忠孝之樂此吾所以待汝意往欽哉可

明

武宗諭致仕户部尚書韓文勅

卿以宏遠之才清愼之操敭歷中外多閱歲年晚貳銓衡晉司邦計勞績茂著爲時名臣越在先朝首倡讜論劾除羣奸遭讒去官退居田里凜然風槩天下想聞乃能愸脩靡懈德望愈隆壽考康寧年逾八十完名盛福求諸今日蓋僅見焉朕初嗣位念卿一時碩輔人望攸歸已有旨起用茲特先遣行人齎勅存問幷賜羊酒仍令所司月給食米四石歲撥人夫六名以示優眷行且起卿於家來覲闕廷以爲班行之光卿其頤養天和益卲乃德康乃身用副

朕寤寐老成至意抑書有之曰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卿有嘉謨嘉猷未展盡於平素者尚無所隱以裨朕之不逮卿其敬念之哉故諭

表

唐

謝授左拾遺表　　呂　温　郡人

伏奉制命授臣左拾遺又中使至宅奉宣進止賜臣本官告身澤濡窮鱗雷起幽蟄塵忝近侍冠軼常倫震驚失圖兢惕罔據臣嘗學舊史承訓先臣皆以奉上自致爲榮附下苟進爲恥臣所以旣孤之後義不依人賫洛中之薄田歸闕下之舊宅退藏其跡默誓於心不邀利於權門不求名於衆口星霜苦節夙夜精誠唯願投軀盛時自結明主

愚誠神感人欲天從果蒙陛下自記姓名猥憐孤直振零丁於絕望拔曖昧於缺二字獨斷皇明起寘清列俯降中貴內賜官告特遣恒例光寵賤臣假其不出户庭坐生羽翼焉乘知巳一鳴驚人公朝得盡節之方私室無謝恩之處顧惟凡陋叨此殊尤纏激血誠銘鏤膚骨捺拔忍重泥塗感深畢性命以爲期裂肝膽而何逃唯當竭誠陳力効節明忠使丹心有孚白首無玷然後敢望披雲捧日一識天顏則闕門之灰粉知歸百生之志願斯畢臣家雖在城多適田野久廢簪笏皆須營備不獲當時隨例拜謝闕庭

道州刺史謝上表　　　呂溫

臣蒙恩授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奉命星馳不敢遑息以今月七日到州上訖祇寵自天戰踢無地臣謬以孱庸早忝朝序再塵憲府三踐文昌竟不能著稱彌綸贊肅綱紀合行黜翻蒙奬任共至公之理分子物之憂自古審官莫斯爲重臣才之吏用識昧政經將何以克副聖心撫寧遐俗唯當勤宣皇化虔奉彝章苦節勵精少酬萬一臣無任受恩感激之至

衡州刺史謝上表　　　呂溫

臣伏奉五月十一日恩制授使持節衢州諸軍事守衢州
刺史散官勳賜如故謹以七月十五日到本州上訖恭承
寵命循顧庸虛感忭失圖戰踢無地臣聞三載陟明虞書
盛典六條舉最漢制宏規必在上允帝俞俯諧師錫臣謬
領郡務素無吏能虔守國章布宣皇化匪寧夙夜再換炎
涼伏奉陛下憂勤以恤遠人凋瘵雖檢身肅下不敢愧於
神明而阜俗移風竟未彰於績用將何以特膺獎簡在
宸心當愷悌之旁求辱循良之盛選省躬增惕頓首知慙
謹當罄竭精誠策磨朽鈍庶立日新之効少酬天覆之恩

寶望聖慈照臣肝膽臣無任感躍屏營之至

疏

元

罪言疏　郝經

竊聞天所畀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畀與而弗之應是謂棄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敢忽而不治非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包括縣長亘數萬里尺箠所及莫不咸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未盡應人之所望者未盡允也比年以來關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見治

具而河朔之不治者河東河陽爲尤甚近歲河陽三城亦在澮濯分裂頽滯者獨河東而已夫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裔夏瞰臨中原古稱冀州天府南面以莅天下而上黨號稱天下之脊故堯舜禹三聖更帝迭王互爲都邑以固鼎命以臨諸侯爲至治之極降及叔世五伯迭興晉獨爲諸侯盟主百有餘年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李唐後唐石晉劉漢皆由此以立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州之冠也可使分裂頽滯極於困弊反居九州之下乎竊惟國家封建置度不獨私強本幹與

親賢共享示以大公既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殷周諸侯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專制本道如唐藩鎮又使諸侯分食漢地諸道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焉尊卑相維強弱相制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井井如農夫之畔分撥公賦使爲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爲失也平陽一道隸拔都大王又兼真定河間道內古城等五處以屬籍最尊故分土獨大戶數特多使如諸道秖納十戶四斤絲一戶包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舊而王賦皆使貢金不用銀絹雜色是以獨困於諸道河東土產菜多於桑而

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捐價值貿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吏質而一道課銀獨高天下造爲器皿萬里輸獻則亦不負王府也又必使貢黃金始白銀十折再則十五折復再至二十三十折白銀二兩得黃金一錢自賣布至於得白銀又至於得黃金則十倍其費空筐篚之紡績盡妻女之釵釧猶未充數榜掠械繫不勝苦楚不敢逃命則已極矣今王府又將一道細分使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爲五七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者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分王王子諸

侯各衣食官吏而不足況首貢金之外又誅求無藝乎於是轉徙逃散帝王之都邑豪傑之淵藪禮樂之風土富豪之人民荒空蕪沒盡爲窮山餓水而人自相食始見視諸道爲尊乃今困弊之最也國家血戰數十年以有此土何獨加意於陝右河南及河陽置河東而不問坐視其顛連宛轉而不恤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是天界此中土之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哉願下明詔約束王府罷其貢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選明幹通直者爲之總統俾持其綱維一其號令輕斂薄賦以養民力簡靜不煩以安民心省官

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明賞罰以𥈭黜陟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立廉恥則分裂者一頓滯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樞可以風四方而動天下以此克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畀之也夫經本澤人旅食他方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弊廬故願治之心比之他人爲尤急天庭遼邈漫爲瞻臆太行山色黯然凋瘁引領翹首望之而已居位操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意乎此非布衣所當言故援引杜牧之例名曰罪言干冒鈇鉞謹附使者以聞

明

為乞關寶石西珠事疏

韓文 洪洞人

自古帝王之御天下不寶遠物不貴淫巧一以杜絕蠱惑之漸一以培養清儉之德我朝列聖相承皆用此道以風動四方自宣德年來番國罷珍寶之獻朝廷嚴收采之禁正謂異物無益徒耗財用矧惟皇上嗣大歷服之始一舉一措關係治體正宜涵養德性屏絕奇玩書曰慎厥終此其時也邇者承運庫太監龍綬題該御用監揭帖開稱卽今舉大婚禮合用寶石西珍珠奏行戸部計處臣等伏覩

祖宗以來婚禮之舉珍寶之賞率皆取之內藏外人不得與聞何至今日乃勑戶部計處乎且前代所遺累朝所蓄番珍海寶悉具內藏今稱闕之而欲收買於外臣等仰荷聖恩涓埃莫報反覆思維實難計處顧惟國家大婚敢不仰遵德意一一奉行但承平既久采取進貢俱已停止雖欲收買從何而得况卽今內帑賞賜不敷外而邊餉告乏自三月以來未及一年陸續進送過銀三百餘萬兩當此凋弊匱乏之際而欲辦此難得之物非惟勢不可爲其實力不能支查得成化末年太監梁芳輩引用憸邪收買寶

石虛耗庫藏逮我先帝登極深察此弊將粱芳及發賣寶
石人章瑾等俱置於法至今人心痛快不意今日復有是
舉萬一此端一開姦巧之人因而貪緣蠹惑上心其害有
不可勝言者矣且先帝初政禁之而皇上初政行之無乃
於善繼善述之道猶有未純者乎伏望皇上俯念各處災
傷頻仍百姓艱苦無狀賦役科取浩繁庫藏空虛益甚乞
勅御用監承運監太監等官龍綬等將內庫見在寶石珍
珠逐一選取不必求購但係堪用之數量爲撙用務使舊
典不廢而大禮克成仍禁左右近習不許指此爲由惑亂

聖聰乖違成憲如此則勤儉之德日隆繼述之孝益盛堯舜之治不難至矣

請誅逆瑺疏　　韓文

伏惟人主以辨姦爲明人臣以犯言爲忠况羣小作朋逼近君側社稷安危天下治亂所係者乎臣備員股肱當主少國疑之秋仰觀天象俯察物議瞻前慮後憂心如割至於長嘆涕泣而不能自已輙敢昧死爲陛下言之蓋寧盡言以死不忍苟容以生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伏睹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晩仰窺聖

容日漸清癯細究其故皆緣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邱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繼之以夜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姦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私殊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方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身起居失節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於事可不懼哉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相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終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柰何怙信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以累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甚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乾斷割私愛
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
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
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平之具臣矣

告養親疏　　高邦佐 襄陵人

臣一芥草茅遭逢聖明中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筮仕邑令游歷郎署郡守監司大逾涯分未效涓涘先是臣待罪薊遼見臣母精力衰頹正擬休沐上請時震鄰多故懼貽弛肩之誚意實有待臣過爲牖戶之防與撫臣意見相左致蒙單疏論劾適成臣志解任以來日喁喁菽水承歡歌咏太平之爲愉快一邱一壑蓋將終身焉忽於本年四月傳聞邸報吏部上疏因遼海東寧道缺副使起臣降補旋荷明旨俞允竊念臣迂戇庸流無裨世用皇上錄之於擯棄之餘優之以破格之例實人臣希遘之遇當此敵勢猖獗

之日正志士戮力之秋臣即至愚極陋寧不思奮發請纓少圖報塞乃敢及其私耶惟是臣烏鳥微衷有萬不能自已者敢爲我皇上陳之臣自幼失怙臣母楊氏生臣一子百方撫摩訓督以有今日臣之母慈母亦嚴母也四十餘年朝夕相依爲命臣入仕以來馳驅邊海戚奉板輿時臣母年力尚未甚衰安敢妄有陳乞於今八十有三歲矣湯藥日需嘗視起居時艱廢離哀病殘軀如風燭浮縣旦夕莫保且臣之子年俱童穉無可代臣者將諗未能絶裾何恐古人所謂盡節之日長報劉之日短臣之謂矣夫托辭

以避難欺也引嫌而違心亦欺也皆義之所不敢出也臣生平竭節自許不避險艱向於荒徼巖邊曾無退遜及却步於聖明使過之日臣獨何心而辜恩自棄至此矧茲俊乂彙登之朝英賢濟濟視臣如雙鳧乘雁毫無裨於有無多寡之數故敢不避煩瀆輒以閔切至情仰祈皇上垂鑒被以錫類之恩也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欵凡官員父母年七十之上如果老疾去官路遠別無以次人丁者許奏請定奪臣之情事正與例合伏乞勑下吏部議覆上請允臣終養獲遂臣反哺之私臣與臣母共效啣結於永永矣

請復建文年號疏　楊天民 洪洞人

題爲畧朝闕典究竟難湮懇乞聖明及時脩舉以成祖德以光正史事竊惟神器相承天下之大事也名號顯揚直與天壤其敝其跡惡可泯也國史纂修一代之大典也紀載昭垂將通今古爲信其實惡可枉也以大典識大事以必不可泯之跡筆必不可枉之書故從古以來即餘分閏位亦不得以竊據廢編年之體况屬在正統者能令湮沒乎卽觸忌冒嫌猶不得以私情奪春秋之法况本無嫌忌者可強爲委曲乎臣嘗反復於斯不能不扼腕於建文革

除之既誤又不能不滋惑於景朝因循之無謂也夫革除之辯不自臣言始臣查嘉靖十四年該吏科給事中楊僎嘗以表揚革除死事諸臣請矣此其意蓋隱然爲建文地也比時禮官夏言因倉卒召對未暇深思旣謂諸臣不宜褒錄及明日上議又以文皇帝百世不遷之宗爲詞卒使讜議不行闕典如故抵今秉筆之臣未嘗不切齒於夏言之失對也迨我皇上萬曆十六年該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宜革除與景泰不宜附錄并形奏辯而禮部尚書沈鯉亦悉心議覆至擬爲聖德聖政第一事中外喁

嵎以爲事在必舉不謂附錄改正雖蒙俞旨而革除年號
依然報罷此何謂哉夫建文爲太祖嫡孫固皇上一脉骨
肉之親也若聽其泯滅如宗誼何臣仰窺聖衷必灼知情
理之不容慹祖孫兩朝名分各殊就中皆有嫌微當辨若
令孫蒙祖號則幾無別矣臣仰窺聖衷必灼知統系之不
宜混識大識小貴在不遺今革除幾二百年其事已不無
散逸失今再不蒐輯將散逸逾多可令熙朝無完史耶臣
仰窺聖衷必灼知典謨之不當缺朝有史野亦有史固並
存於世者此時縱無改於革除之舊而億萬世之後能保

其不從野史中捜遺事乎臣仰窺聖衷必灼知後世之不可欺有一於是則革除之後宜不俟終日可矣乃因仍至今若有所顧忌而不肯遽許得非終惑於百世不遷之説恐存一建文卽於成祖相妨因於聖孝未愜耶是大不然蓋靖難之舉順天應人其師不嫌於無名永樂之勳革命鼎新其功不殊於再造無論更號成祖自有中興創始之義固不以建文之位號有無增損卽初號太宗亦最似漢之文帝雖前有孝惠其嶶稱固少不相礙也臣不解夏言百世不遷之説抑何所主持而令至今成不决之疑乎昔

孔子論武周達孝歸之善繼善述夫所謂善者正謂以心相體以是相成不拘拘往跡云耳臣考成祖登極之後猶稱建文爲少帝且其葬也用天子禮曷嘗忍於明議革除哉說者謂宣力之臣欲假此形跡以張功伐故贊成至此良爲不誣以此臣知革除之復固不徒爲建文崇榮名正所以善體成祖之心也史以傳信不信則疑疑則訛此必然之勢也以成祖湯武之心有何不可令人知者而乃以革除諱之欲後世弗疑勿訛得乎甚必有舉一律百并全史而疑其爲謏聞之具者將使好事不經之談得以任口

離黃而反致成祖心事不白於後世非計之得者以此臣知革除之復固不徒爲建文存實錄正所以善成成祖之是也臣不暇遠引即我朝英宗皇帝不嘗削景皇帝位號乎及憲宗皇帝嗣位則旋爲議復質之人心垂之青史不聞有累於英宗亦不聞少虧於憲宗之孝今何獨於建文之事而疑其於成祖相妨於聖孝未愜哉不但此也往年革除報罷猶曰正史未脩時姑有待邇皇上允儒臣之請業已開局授餐纂編踰歲矣若及是時慨然命復則脩廢舉墜而天下萬世皆謂闕典頓興自皇上始如姑舍之則

承乖襲舛而天下萬世皆謂闕典終廢亦自皇上始所關
聖德聖政誠非渺小而臣愚待罪該科亦與有責焉故不
憚縷瀆而仰讀宸嚴若此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覆議如果
臣言不謬願亟賜允行則上可以襄祖德下可以光信史
而繼述大孝不在武周而在皇上矣臣不勝激切祈望之
至

國朝

陳水災氷雹疏　劉嗣美

題爲水災氷雹疊罹晉民萬苦難堪據實上陳仰祈

聖鑒事竊惟天災民害歷代有之然不併遭於一時猶可少延乎旦夕獨是山右宣府自六年而後累遭災荒百姓凋殘已極節年錢糧俱有拖欠臣等仰籌國計憂心如焚正在嚴查司府亟爲催徵間臣駐巡襄陵忽於五月中旬起暴雨異常四十餘日連綿不止兼以汾水泛漲臣登城遥望四野汪洋城垣大半傾頹田禾房舍盡被渰沒甚而地勢稍下百姓隨流而死者不可勝數續據各屬申報水災求雹者接踵盈庭如太原榆次太谷清源交城文水樂平靜樂嵐縣遼州榆社和順臨汾襄陵洪洞趙城霍州曲沃

太平靈石隰州太寧永和蒲縣岳陽鄉寧汾西絳州稷山
垣曲滎河河津夏縣汾陽平遥臨縣石樓寧鄉沁州沁源
武鄉黎城屯留沁水等州縣之申報又據祁縣介休孝義
徐溝忻州代州崞縣等處士民之呈狀或云天降冰雹四
至遼濶厚至二尺三日未消田苗無蹤牛羊打死或云霹
靂大震雨雹降大者如盆小者如拳屋瓦皆飛山川如雪
人畜被傷樹株扳起或云山川泛漲水與城齊從渠口流
水入城滿城水深五尺小民房屋漂流大半或云霪雨連
綿晝夜如傾平地水湧成河城內塌毀民房千百餘間或

云洪水横流青苗盡没淤垫人民暴露屍骸或云汾水奔潰桑田變作湖海人畜化爲魚鱉民居官舍一槩傾圮或云靂雨大作連綿六十餘日稼穡付之水濱賦稅從何輸納或云無論物産貲財盡皆陷没卽男婦老幼多被溺亡潰岸決堤百里爲壑斷火絶烟惟聞哭聲或云一泓瀰漭竈底生蛙本原既傷供賦何辦田歸石而水歸水民不歸於流徙勢必歸於溝壑各等情到臣俱批行各府確查後臣平陽事竣由平陽而抵省城由省城而抵鴈門等關沿途士民擁集馬

首環繞署前動至數百人遮道號泣痛不忍聞臣隨經過地方履畝而覩見房屋田禾被淹之苦委有獨慘者臣於鴈門事竣時始據平陽等府詳查報到種種可惻臣以上關國計下係民瘼猶恐未確業於八月初八日又批行藩司覆爲確查去後百姓惶惶無措呼籲迫切臣一面張示通曉各官復爲覆勘併令多方招撫百姓俟藩司彙詳報到奏聞外謹先會同督臣佟撫臣劉合詞上陳

請免車牛疏　劉嗣美

題爲晉民凋殘已極車牛苦累難堪仰祈

聖明悉賜軫恤以培國本事竊惟國以民爲本民以農爲業農以牛爲賴晉自姜逆亂後連年水雹災蝗車牛十去八九即有一二養牛者率皆典衣鬻產爲剜肉醫瘡之計 臣奉

命以來日切飲冰其於地方利病殫心竭力急爲興除訊知車牛一事久爲晉中大害 臣初抵省百姓啼泣而告道府州縣接踵而申 臣批閱之下痛心疾首躊躇數次然所見未確又不敢輕以入

告茲巡歷潞安平陽兩府經過地方適爲諮詢則百姓剝

膚呻吟之苦實不忍見臣安敢不爲

皇上陳也晉爲京右通衢從京去陝西與入京必經之途凡

喇嘛差官滿洲家口經過需用牛車前行一到作威張勢

恐嚇官吏而驛站苦無車牛地方官明知大爲民害只得

忍心不論多寡悉取諸百姓然以村居愚民當此悍禦之

勢俯首任其魚肉不敢側視除一牛之外索取幫牛三隻

又有折乾等弊以及穩車下車之需稍不如意鞭撻車夫

力竭其牛損壞其車并搜其乾糧盤費若前驛略不齊備

又行越站於是車壞牛斃夫致凍餓而死者不可勝數且

有司懼其究鋒一聞風聲只得預爲催拿勿論春耕秋斂
百姓必棄農務忙備車牛畧糧奔趨終日从候不敢少離
耕收既失其時饑寒自廹於身民一當此差身家立時破
敗臣思驛馬乃額設有正項錢糧
皇上聖明洪恩疲驛尚恐累及小民悉令官養一切幫貼多
索等弊屢奉
旨申飭况此車牛乃百姓所恃以爲養生之原又無額設銀
兩及銷算欵項不過假借於民者耳豈忍使凋殘已極之
民而受此荼毒無告之苦也且目今六七八九四年錢糧

一時並徵急如星火百姓輸納正苦不支倘此弊相沿不除竊恐人逃地荒賦稅將何賴也臣從國計民生起見兼之道府詳呈察查得確謹據實入告伏乞

皇上勅下酌議解此倒懸喇嘛家口應何禁治百姓車牛應何軫恤庶民累稍寬而農業有賴矣

蠲荒疏　祝世昌

題爲晉疆有實荒之地晉民苦逍荒之累謹據實上聞仰祈

聖裁事竊惟國家理財之道莫若清賦治國之籌莫若安民

臣自涖晉以來膺茲重寄無日不以國計民生鰓鰓為慮

者臣於九月內入境到任民間有為逃絕有為除荒為蝗

災之事環臣馬首擁臣衙門呼泣籲告無日無之於是檢

查案籍舊欠甚多臣不勝駭然當即牌行各司府州縣嚴

催速令完解併檄確查荒地去後隨據布政司左布政使

孫某詳報除節年開墾一萬二千七百四十八頃三十二

畝外實在荒地七萬五千七百三十四頃一十八畝等因

到臣該臣看得晉省地瘠山磽土薄石廣其為平壤腴沃

者僅可十之三四耳攷其賦稅歲輸銀二百三十八萬五千六百有奇又本色糧三萬六千七百餘石均徭丁銀五十七萬六千餘兩而民衛屯糧猶不與焉以山右瘠薄偏隅之地糧數如此較之他省土厚界廣者賦實重巳逑明末苛徵逆闖掠虐之後瘡痍未起生聚蕭條前撫臣馬疏請豁荒未邀

允置今蕪荒並徵而熟者猶完荒者仍欠攤此紙上之金錢撫袒實濟徒滋吏胥之索求反爲混淆是荒者不能完而熟者又爲荒累矣窮民莫支轉而爲盜爲寇黨羽葷未

必不爲饑困所廹而附合之也雖曰誠斬蕩平然

[illegible]臣思我

皇上如天之仁齊豫諸省已霈蠲除矣臣聞事君之道要在勿欺晉省如此荒地臣匿不以聞是以欺也前撫臣馬之先申朝紀及臣疏請總爲封疆起見軫恤民瘼實無他腸懇祈大霈

仁恩勅部覆核將晉省地七萬五千七百三十四頃零議

請

上裁或賜蠲豁荒糧或蒙別賜定奪庶熟糧得以易完賦稅

得以清楚民生安而
國計裕治亂之關非淺鮮矣

請蠲荒地逃丁錢糧疏　白如梅

題爲晉省荒亡有據錢糧追徵無由再懇
睿慈勅部酌議急施調濟之術以援殘黎之厄事竊惟地賦丁糧乃軍國急需凡屬臣工孰敢怠玩但賦由地輸而糧由丁納如地土荒蕪則賦稅自缺人丁逃亡則錢糧自減然地土之荒蕪正由人丁逃亡無人耕種故也倘地土已荒而責令熟地照額攤賠人丁已逃而責令見丁代爲包

納不但羣黎之皮骨不足以代荒亡者之敲扑將來必致
見丁亦逃熟地亦荒
國課愈致匱詘矣此不易之理也故屢奉
嚴禁不許以熟包荒以存代亡仰見
皇上已洞悉民隱深知包荒代亡之厲政有損於
國計民生也臣查晉省州縣多處山谷之中民鮮素封地
多砂磧南逼諸河有浸塌之虞北鄰沙漠有風霾之患素
稱疲敝之省年來兵燹頻仍又兼災祲屢見小民疊遭荼
毒殺戮他徙及饑困死亡者十去其六七僅存三四分之

殘黎人丁既少地土自荒地土既荒均徭自缺故前撫臣陳應泰仰遵清理之
恩綸檄行確查清出荒地亡丁既會疏具題請豁非不知有虧國賦實出於情勢之不得已也及奉
旨敕部議覆而部臣以不能裕
國議令照舊徵收殘黎聞之哀聲遍野臣涖任之初據各州縣之申訴情甚迫切案積如山繼而各處羣黎扶老攜幼泣愬盈庭咸稱有一畝熟地責令包賠三四畝之荒賦有一人見存責令代納三四丁之亡糧奄奄殘喘自顧不

賠焉能代賠大悖不許包荒代亡之
旨若不亟請除豁將來壯者必至俱竄他鄉老者必至俱塡
溝壑哀聲痛楚令人酸鼻 臣 視之皆鳩形鵠面鶉衣百結
誠有鄭圖難繪者 臣 俱宣布
皇上愛民至意婉言慰諭令其歸業一面密行查訪仍嚴飭
各州縣不得借端朦隱妄冀蠲免勒令將節年逋欠錢糧
仍行督徵去後及今備知荒亡之真包賠之苦催科之難
敲扑之慘 臣 始食不下咽矣正擬懇切入
告爲此三晉劇苦之災黎請命適准部咨該左布政使彭

有義以輯瑞之時即侃侃具疏誠一字一血不勝𢟍切部
臣議覆仍
勅　臣遵照前
旨將地丁逐一清理俟題報之日以憑議覆奉有依議之
旨備行到　臣仰見我
皇上軫念民瘼至意三晉士民無不歡呼望更生之有日矣
但彼時在省無可專委之道臣且晉省地方遼闊未便止
令一道臣周流履勘致稽時日似不若即令本管各道躬
親確察嚴行稽查庶無遺漏　臣隨與司道各官確商明白

檄行通省守巡兵備九道履畝清查仍專責右布政使潘
朝選董理綜核去後今據開報各道履畝查出民屯王田
荒蕪地畝共三萬八千五百一十八項八十八畝零逃故
人丁四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丁半委屬真荒真亡毫無假
飾俱取有印結存案總由晉中自姜逆摧殘之後被殺被
擄户口業已蕭條又兼連年災祲饑饉逃竄過半所遺荒
地亡丁錢糧至今虛懸既不可就僅存皮骨之孑遺敲扑
包賠致違
嚴禁而

國賦虧缺兵餉迭欠總在此荒亡無可徵輸之內地方官
無點金之術惟瀕首以受參罰士民懼包賠之累惟襁負
而思他逃此非
盛世所宜有也爲今之計惟有亟請除豁庶熟者不致復
荒逃者望風歸業將來可以漸次招墾以期地方改觀生
齒復聚也旣經司道確查明白前來臣復加覆核無異除
荒地并逃故人丁應豁糧銀均係數目文冊咨送戶部查
核外臣謹激切具題伏乞
皇上軫念三晉疊罹災困之遺黎將實荒實亡地丁糧銀

勑部作速議覆蠲豁施行

按舊志載巡撫祝于順治四年具

題巡撫白于順治十四年具

題平陽各屬荒地逃丁

俱奉蠲免民困遂蘇

請減鹽課疏

李蒔謙 襄陵人

題爲商累未經上聞

聖恩無由下逮請除空納之加徵解商累實以養課源事臣

伏見

皇上至仁至聖遇災傷則免錢糧念饑荒則發賑濟蠲丁減

賦時切民艱四海九州誰不歡呼感動即愚夫愚婦皆知

皇上之為聖君而獨有此商人望
恩日殷告苦倍切則今日之河東是也河東地僻商小當
天威藏逆兵糈浩繁之際雖每引加五分又加七分而年年
遵納不敢稍有逋欠者其急公之分然也查額徵二十餘
萬僅此五百商人自罹水患以來富者窮窮者走每逢比
限歔欷愁嘆真堪惻憫運使 臣張鵬翮嘗向 臣言諸商措
辦維艱而餉課又不敢緩縱近來鹽花漸生 曲加撫恤其
如疾痛已深一時難復究將奈何闔司商人李琮等今年
三月十七日以加增五分七分叩懇 題免 臣謂協餉未

觧雖批查而未敢遽也五月初四日復額恕　題免臣謂
協餉未完雖批查而未敢遽也今七月二十三日又復額
恕　題免咸熏原額之外現今加徵實無所出況當池淹
之後六七年來典鬻多有商人之有鹽池一如民間之有
田地田不收則賦蒙
特減池不產而課仍全輸原額猶慮拮据剝復加增乎臣據
其狀稱河東自康熙十五年軍需孔亟每引五分加徵諸
商俯首輸將實望當日原文有事平停止等語誰知五分
之加未減至十七年因淮浙有割沒之名波及河東又加

每引七分在當日部覆河東原無割沒而比例有給鹽二十五斤之議彼時諸商以户口有限鹽食不盡即哀告前院徐詰武具　題空納加徵錢而不受鹽歷年奮自爭輸以仰體軍需匱乏之故也迄今無割沒之實而有割沒之徵暫時之急公竟成無已之若累更痛七八年霪雨爲虐池遭水患又增秦餉一萬餘兩今日典田明日賣宅隨限受比枷棱敲朴號泣聲聞四野今又懷屬改食長蘆户口愈減完納益艱遍者

皇上東巡萬民均沾雨露况今海晏河清

王師凱旋五分者應遵部文革乎停止七分者更宜念空包
之苦拯救除革叩乞極力疏請豁免七分五分庶殘喘可
息正供不累等情臣隨再行運使確議去後據運使張鵬
翮詳稱河東商課屢經加增前院傅喇塔目擊困苦情狀
題請蠲免大部以大兵尚未全撤不便即行停止諸商復
勉強完納又歷三年逃亡相繼皆云每引新增銀五分與
加增銀七分係正課外節次加徵拮据已歷九載窮苦萬
狀力實不能三項並納查河東之商築畦澆曬辦鹽出塲
賣與運商得價完課竟與淮浙之竈户等爾近日懷慶六

邑又歸長蘆行鹽地狹辦課更難今四表昇平大兵盡行凱旋太平之盛無逾今日所有新增五分應遵照部文事平題請停止至七分加增查部文內云河東原無割沒今兩淮等差既加鹽入額河東亦應加增等語但河東商人按引給鹽轉賣與各州縣販商非係自已經營四方從前原無割沒之例較之淮浙不同自奉部行商人不願加鹽而止空認賠課又與淮浙加鹽者不同初不過暫爾𢚰公茲入正額徵收窮困難支無怪乎衆商之哀籲無已也

恭逢

皇上仁同堯舜視民如傷本司目覩商困情真安敢緘默伏
乞
題豁以蘇商困等情到臣查得割沒一項原爲姦商
夾帶私鹽照依多出斤重割而沒之於官以示罰有則塡
有無則塡無此往例也我
朝酌而因之邇來每引限註割沒易其舊矣河東較淮浙長
蘆鹽法各不相侔他處利於鹽多河東利於鹽少雖加徵
七分亦惟空包割沒而已非如淮浙長蘆之添帶鹽斤也
特其時鹽花盛產勉力輸納猶可支持厥後澠衕鹽稀艱
窘日甚即屢欲邀

恩而羣孽初平恐兵餉未裕何敢冒昧陳　奏今則世泰民
安普天共慶事事復舊一切皆沐
皇恩合無請乞
皇上俯念河東七分不過一時之偶增原非同舊額之定數
雖割沒爲各差之所同而不帶鹽斤實爲河東之所獨
睿賜豁除以解商累至若每引加課五分前部覆以大兵餉
未全撤未蒙允行此則各差皆然我
皇上視天下如一家視萬物爲一體　特恩自有
聖裁非臣之所敢妄議也因叙商狀司詳略節字多踰額伏

祈
睿鑒勅議施行

狀

唐

銀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致仕上柱國中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陝西大都督博陵崔公行狀

呂溫

曾祖諱承福皇朝大中大夫廣越二府都督祖諱先意皇朝朝議大夫鄧州刺史父諱巘皇朝朝議大夫鄭州長史贈左散騎常侍狀斧藻天理立爲人極敬終端本彼所以將就誠明褒殺勸存此所以砥礪名教然而以道行已晦

而彌光大君子之行也以法考行直而無黨賢有司之職也且曰獻狀則唯所知公清莊而和慱厚而敏岐嶷而夙茂覊丱而老成性約情充静專動直出入孝悌周旋忠信始以明經上第調佐夏陽次以詞麗甲科超尉王屋事迫於官而舉言廹於事而揚欲藏智而蒙滞來求不近名而聲華見逼故相左僕射張公時尹洛京首得才實洎鎮荆蜀致於幕庭再兼理官專領記室健筆良畫二邦冇聞旋遭內艱毁瘠僅立善居得禮族黨稱之免喪之歲天子內狩太尉西平王大會兵車將圖匡復公首膺軍命濟發義

心琴未成聲屨及於路感激而將星芒怒謀譔而兵韜斂廓
清舉華既還優典斯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有寵臣爲京兆
者政以暴聞吏有宄弊公表陳枉直伏闕待日言忠主悟
事寢風生以繩違稱職轉侍御史以求瘼慎選爲華原令
大兵之後旱歲爲虐公勞徠不倦弛張以宜復流庸於澗
屋闢曠土爲多稼俄改歙州刺史地雜甌駱號爲難理下
車而簡其約束期月而明其信誓然後破散谿聚剪鋤山
豪旣去害羣之奸遂寧挻險之俗徵拜長安縣令威聲先
路不肅而理銛刃餘地所投皆虛擢同州刺史國歎於豐

量賑爲羅號里倉者三百所而凶年備矣戒以暴骸論之速朽成薄瘞者九百家而奢俗懲矣都人有豪奪鄉悍陰持吏失朋搆訟獄累政患之公斷以尋斧破其囊橐人樂其殺而法制行焉郡城自禦寇之餘復隍殆盡朝貢所經夷夏何仰公恱使礁負大典版築下不知役而扁固立焉其餘則去思有碑詳在纂述可覆視也朝議陟明遷於陝服封介晉楚寄分函洛而戒備不脩兵庫虛閉公乃鳩工以利器閲實以練卒金革中度義勇知方而右淮西之役晨令暮具凜然而可觀矣河出城下造舟爲梁經費僻工

敗决相繼公乃沉石而雙固中沚省臧而三分巨渠水與意會勢若天成旣而有奔濤之沴智勝功顯終然而無害矣其餘則三降璽書就加爵秩是明徵也移疾入覲貳職冬官歸載不過琴書留府盈乎粟帛豐公約私於是乎在至旣陳乞以尙書致仕室不改要路之賓口不言當代之事就陰委順談者多之公日解巾至於撤樂思不踰距動無越思以忠正爲仕模以勤儉爲家訓身居侯邸淸節如初男降王姬素風愈厲羈孤聚室人各忘其亡布褐分庭士不知其貴體温柔而事至能斷性坦易而物莫能窺當

官不務於名聲所去必遺其功利昵謡尚在時論可徵巳踰書蓋之期請舉易名之典謹狀尚書考功夫立身之道始於君親中於其人終於其身若府君者居喪有聞臨難有功善其始也勤於官業惠於鰥寡敬其中也家事以理年至而退謹其終也率是三懿光於前訓以洛謚法無媿始終謹狀

國朝

申請賑荒狀　石文晟

爲瀝血哀號爲民請命事竊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

民失其天實爲災祲昔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每見成平盛世不無凶荒何平屬不幸竟遇旱蝗爲虐二麥絕收室如懸磬野無青草饑民條狀真至繪圖難盡者荷蒙憲臺已經題請將太大二府備賑米石借給平屬被災各縣蒙奉

俞旨得允所請又聞夏聞二邑災荒困苦特甚議自撫鎮以下知縣以上俸銀六千七百四十兩發給兩縣賑濟其浮山等縣令其各捐一年之俸以濟該縣之民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亦可謂周且詳矣隨蒙委令蔡章二郡丞吳朱二

倅先領三千兩前來夏聞煮粥賑濟又委卑府往來巡查
各邑賑務遵即单騎星馳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已抵聞邑
二十五日又往夏邑兩縣粥廠俱已開設每廠就食者不
啻數千盡數鳩形鵠面顛仆前行哀號慘呼白晝可動鬼
神卑府目擊心傷不覺涕淚交下竊謂災民困況至斯極
矣不意行至夏邑路過一村訪其戶口原有二百七十餘
家今所存者止有殘疾老羸之九人而已復至聞邑山塲
一村名稱魏家園其戶口原有一百五十餘家今止有懨
懨垂斃者三十餘人褁草偃卧僅存一息餓死在家者十

一人尚皆横屍土坑併父子不能舉手掩埋甲府令人掩其死者復捐銀兩分給尚存之人且令暫延殘喘招其赴廠就食但以餓傷不能行走只以待死爲對聽聞及此雖木偶人形鐵石肺腑亦當墮淚況甲府具有心胸惻怛所發能不悲哉恨無術點金兩粟速爲救援惟於馬上呼天慟哭而已其餘村莊一望烟火斷絕人跡無幾意欲逐村存問而中心迸裂不忍顧及矣荒災之爲害如此若得米石早來賑濟一日則饑民可以苟延一日之生前蒙撥給米石至今猶未到其給借米三萬四千石固應速爲領運

但大同路途遥遠運米更屬艱難不敢再爲議及即太原借給之米若令運至被災處所每米一石約需價銀二兩有餘此項從何措辦卑府前聞有此借給米石一時不勝踴躍以饑民得此賑濟可以反生及至計算脚價實無所出復又食不下咽今試仰屋計之若欲令各屬自行領運則各屬力難設措勢必派累里甲矣若欲令饑民自爲領運則少壯者逃走遠竄老稚者力難勝任矣若欲令賣去米石約變銀兩以爲脚價每米一石將去及大半而所存無多矣若欲給令全價銀兩以省脚價恐平屬有銀無米而

米價愈貴矣遂一圖維斷無神輸之法若非准備脚價速

爲運濟則垂命之人斷難懸待也今我

皇上視民如傷即豐收向皆各省捐免錢糧如陝西被災之

所西安府於蠲免之外特發賑濟適接邸報又見部議將

莊浪寧夏米石運濟饑民所費脚價共銀六萬四千二百

六十兩俱於司庫支給報銷欣逢堯舜在上念切民瘼如

是其急而平屬災荒至於民不聊生在卑府雖郡守末員

但世受國恩此等民隱不爲上達臺聰則尸位牧長何以

忝對憲顏持祿素餐何以仰答

朝廷幽獨之間何以見天地神明九泉之下何以慰祖宗忠魂也是以不得不爲民請命哀籲於憲臺之前速將借給米二萬四千石運至平屬被災處所早爲賑濟則饑民尚可延此喘生所以固國本而救窮黎者其功德不可勝道矣然此止就報災各屬而言之至有蒲州猗氏縣二處其地處於西安之東夏間之西查該州縣同受旱魃同被蝗蝻同見逃竄同有死亡慘傷之狀不可殫述前於被災之時以爲未及被災分數不敢具報及至九月以後稻麥無收又爲不合定例不復再報雖憲臺心切痌瘝屢經查詢

無奈該屬總不報聞錢糧未得邀免賑濟在所不加饑民者聽其或饑或逃徵比者仍復或敲或朴查蒲州錢糧往年俱係全完至於本年應徵額銀共八萬七千餘兩今歲旣云尚欠銀四萬餘兩使百姓不被災荒苟可輸納誰不願為急公何至身無完膚離妻散子輾轉塡於溝壑之間總因不為報災民累一至於此卑府到任旬日尚在郡城使不身履夏聞等邑不知被災饑民其慘若是之甚使旣到夏聞不就近查訪蒲州猗氏二屬不知被災饑民其慘更若是之甚今蒲猗距省將及千里之遙在憲臺留心

民隱如是諄諄飭訪而下屬奉行不善壅於上聞遂令饑民困苦呼告無門其辜負我憲臺之苦心可爲痛哭流涕者也使卑府尤而效之亦復隱忍不言聽其垂斃欲以此欺

朝廷乎欲以此欺天乎徒欺瞞於憲臺之前以自掩飾然憲臺必不可欺止自取罪戾耳卑府不得不爲併請伏乞憲臺一視同仁撥與賑濟則無告餓莩庶有起色以上所聞是聞之死亡蒲猗之隰溺皆屬親見親聞至眞至確如以卑府誣謬祈卽差人查訪或委員勘驗若一言涉虛卽坐

卑府以虚誑之罪亦俛首而甘心焉至於開廠賑濟一事
卑府更有末議如一邑之中所報粥廠不過三四座而止
於大鎭大路中或再設數廠而止在附近城鎭相去五七
里稍能舉步者尙可來廠食粥至數十里外窮村僻壤饑
朽不能匍匐者惟有坐而待亡凡此均屬赤子同一災黎
豈有見之而不救卑府前至夏聞各荒莊内饑民哭訴止
願日給米一合攙和樹皮而食一日即可存活一日痛哉
斯言莫如照其所請准爲散米使得均沾實惠以濟餘生
今將粥廠仍行並設使如能步履者令其赴廠就食有老

病難行者給與米石若散給之米徒以委諸胥役不無扣尅之弊今卑府不憚勞苦願以身往沿村逐戶自爲手授如或一十三州縣不能分身溥及應令現在賑濟各郡佐及各州縣官俱遍赴村莊親爲查給使有一村未至則一村漸至危亡一人不予則一人必至坐斃且使將粒米狼戾半薮隱瞞者有天鑒在上卑府子孫及各官子孫永受孽報但今卑府無米難炊計窮力竭而嗷嗷待哺之民刻不容緩惟有哀懇憲臺一面具題一面撥庫銀發給腳價將供給米石早至一日此一日之內不知生全幾幾而夏

閭等邑均沐仁恩於無既則憲臺之陰功浩蕩直與海嶽
高深矣緣因災黎起見是以㥯忌不擇音並乞憲臺垂憫

請免運草狀　　石文晟

為勞逸酌乎地勢豐歉因乎時宜瀝訴下情瀆陳憲聽事
查太原府呈詳令平陽府承辦草三十五萬束協濟大同
此係太原府為軍需起見惟恐大同之過勞平陽之過逸
斟酌輕重允堪採擇查平郡自前歲亦曾承辦大同軍需
此係卑職未任以前祇知其略未晰其詳今據太原府所
詳論之卑府亦有未議正謂勞逸之不得其平敢將平郡

之情形而略陳焉痛此平郡自去歲被災以來民不聊生死亡之載道凡具有耳目者無不共見共聞毋俟細述幸蒙各憲縷情疏請得荷

皇仁蠲租發賑之恩使饑民遷延苟全至於今日以視太大之民年豐民樂家給人足者不啻天淵然平郡自四月奉文運送南來漕米查閱部文係令豫省與晉省同為協運並未指平陽一府與河南一省較力而共運也因各憲念及大同等處為路稍遠先責令平郡獨運始而派出大車一千輛繼而又派小車四千輛卑府不敢不為仰體小民

不敢不爲奉行俱已照數前去輓運卑府惟恐殘黎衆到迅速車少輓運不及於四千輛之外再出車三千輛速赴豫省連期運竣但以獨力難支曾哀詳協濟嘗議以爲公事自應協辦該府何必豫先錙銖較量飭行在案卑府與小民日夜延頸以俟冀得大同太原等處略爲幫運稍息殘黎勝於拯救無如自六月起至十月終止輓車人夫在豫之死亡者不知凡幾而太大等處曾肯具詳以爲勞逸宜均卽來協運乎自蒙撫憲親至豫省眼見平郡車夫之苦方飭令太原甘守於八月盡徃豫省驗看兩回於十月

間始畧泒及太潞汾澤等處共驢騾一萬二千頭然平郡
亦嘗加泒驢騾五千頭至於大同從未見其一人一畜也
及至太潞汾澤等州縣之驢騾挨延日久方始到豫而平
郡已將二十萬石之漕米盡數運完矣何嘗得其協運也
夫思前項米石平郡出車六千輛每輛用夫二三名之不
等每夫日給二錢一錢五分之不等自六月起至十月終
止共五閱月矣况陸運之後又復水運送至秦省者遠涉
境外收貯本省者搬運入倉通盤合算所費藨蔎幾許也
此輓運南漕之勞逸可見矣又奉文禹門造船一案以二

百之數不爲不多矣以一月之期不爲不速矣平郡人民
搬運木植盤送油蔴匠人夫役動至數千其間饑餓而斃
於郊野者不知凡幾漂沒而死於波濤者又不知凡幾太
大等處亦曾念此慘況耶至應用水手一千二百名悉拘
平郡之村農強令應役蒙撫憲痛恤之恩檄令保德州與
縣調慣水手二百暫來教演撑駕及至解到家寥寥數人足
未履船即已散去曾經稟明但又不敢瀆請而彼處亦相
忘於不覺也此打造船隻之勞逸可見矣再查湖灘河所
造船隻其匠役俱自京師而來未嘗勞及太大等處後因

工程急緊添覓艌匠亦行平郡勾取遵即解送五百名去訖復因湖灘河老牛灣等處水手不足亦行平郡勾取遵即解送四百名各在案痛此遠去應役州縣資給安家者所費凡幾里下幫貼盤費者所費凡幾添解鍋帳衣物等件者所費又凡幾但平郡向無船隻又無艌匠不過箍桶油水匠人拘拿押解已耳亦從無水手不過種田農夫笨工強派應數已耳豈平郡既有此等之人太大等處獨無此等箍桶油水匠人及種田農夫笨工者乎所恊濟人役之勞逸可見矣即今龍王姑拉運雲米水陸並行水則有

水手工食之費陸則有驢騾車脚之繁爲官者失水沉卽
而不顧爲民者淹沒喪命而不恤竭蹶趨事踴躍辦公何
敢遺及隣郡此勞逸之彰彰可見矣祇今大兵在雲養馬
已奉
兪旨停止止發五旗馬匹駱駝去雲喂養豆石不敷將米豆
支給則晉省各府州縣豆石盡行停止採辦所需草束嘗
憲已有成議念平郡路遠難運議定太汾大三府附近採
辦矜釋附近之意足感覆載無私之恩足見聖賢大公之
德煌煌憲劄炳若日星早府隨即大張告示宣諭恩德萬

姓歡呼聲若雷動而二三父老莫不感激欷歔泣數行下今據太原府不知何故詳派平郡辦草三十五萬束限二十日內星飛運雲交收細閱所詳意謂勞逸宜均而不宜偏也但查太原府詳有云喂馬之事實關通省等語試思一切奉行案件莫非王事喂馬關乎通省何以前此漕運等事獨責平郡而不及大同諸郡豈漕米非通省之事乎抑大同諸郡在通省之外乎此誠在所不解者也又詳有云若豐歉不同則前年太大正值被荒之時而軍需仍與受熟府州一例均派等語試思數年以來太大尚不謂之

豐收平郡尚不謂之歉收耶在前年太大被荒而軍需等
事尚得與受熟府州均派平郡今歲被荒而漕運等事竟
不得與受熟府州均派抑又何故此又在所不解者也又
詳有云同一軍需何獨均於前日而忽異於今日等語試
思同一軍需既已均於前日同一漕運何以不均於今日
乎今之漕運既已異於今日今之軍需有何不可異於前
日乎此又在所不解者也又詳有云槽鍘等費前未議及
將欲盡之大同亦另有所公派等語試思槽鍘等物不過
借備一時大同前年喂馬之具必其至今尚存即今供應

之後尚可留以有待豈如平郡之運米日費斗金不可復償者乎何以平郡之車輛人夫錢糧輕如糞土而大同之槽鍘等物貴於金玉且豆石既已停其採辦草束又不肯附近買備則大同之人所辦何事乎此尤在所不解者也又詳有云大同之草束仍照錢粮之多寡分派於南府州縣等語試思南府州縣之遼濶者不過平陽其瘠爲指摘者全在平陽但彼徒知錢粮之多寡而不知年歲之豐歉使平陽之人受其顛連而莫告大同之人享其逸樂而傍觀此實在所不解者也殊不揣平屬饑饉之後流亡未復

瘡痍未起卑府雖爲解衣推食恨不能遍及斯民登於衽
席之上荷蒙憲恩得以緩徵舊欠即如蒲芮等州縣現値
凶荒得沐
皇恩發粟賑濟今太大之人必欲驅奄奄一息之民輓運草
束是憲臺已欲救之而太大必欲陷之是
聖主已欲生之而太大必欲殺之誠不知何心也彼將曰以
平陽一郡承辦三十五萬草束何至陷之殺之不謂言之
過激乎抑思平郡之于大同路途甚遥時日甚急誠有如
撫憲現今所題爲軍需緊急採辦難前等事一疏內云州

縣距雲遥遠亦須半月一月方得到雲况府州縣官或爲豫省催運漕米或爲龍王站押運米船半屬因公遠出無承辦採買之官晉省止可陸運山路崎嶇更有鴈門關之峻嶺重車難逾又草束係粗浮之物所馱之數更少此皆入告之言也誠不知各憲何以明鑒萬里以至於此乃不過愛民如子其心公也今太太之人仍欲草束派累平陽其未見憲疏者耶况平陽州縣之與大同相隔一千五六百里若令平郡運草則饑民匍匐每人不過背負四五十斤天寒日短每日不過行走四五十里若將三十五萬草

束計之應需七萬人夫往返兩月有餘其費何可勝計勢必折價至雲買備今聞大同草束收買殆盡使平郡之人至雲買草雲中之人居爲奇貨高其價值不饜不止小民何以堪此耶試思平郡固屬荒歉三十五萬草束搜括亦易使大同之人速來取領大同不能取領平陽亦難運送其理至易明也如必欲平郡運送亦須給其口食使民無饑死之患如但不可是明欲驅此七萬之衆坑陷而吸其脂膏也慘刻至此尚忍言哉此非卑府抗拒太太之意實亦時有所不能勢有所不可理有所難通情有所不忍萬

不能再爲隱默以聽太大之指揮也卑府自去歲臘底以來迄今未滿一載然同平民辦事任事寔已多端視大同諸郡勞逸大爲不均豐歉甚相懸絶而太大尚不肯稍爲寬恕耶卑府良心難泯天理難容無奈哀鳴一字一淚瀆陳憲聽伏乞憲恩仍照原議批飭就近採買庶勞逸得其均平而殘黎始有起色矣

霍渠創立鐵柵申狀　劉登庸

署平陽府爲創立渠制勒石垂久利民息訟一勞永逸事竊照趙城縣東北二十里霍山麓有泉一道發源沁邑[illegible]

經岳陽伏流於滲水崖而逆出霍麓廣勝寺下泉竇二十餘渟泓澄滴東出西流自唐貞觀以來分溉洪趙兩邑於泉源下流百步許創立南北兩渠從泉直注而西者名北霍渠渠口寬一丈六尺一寸得水七分溉趙城縣永樂等二十四村莊共田三百八十五頃有奇西北入汾從泉折注而南者名南霍渠渠口寬六尺九寸得水三分溉趙城縣道覺等四村南溉洪洞縣曹生等九村共田六十九頃有奇三七分水其來久矣宋開寶年間因南渠地勢窪下水流湍悉北渠地勢平坦水流紆徐分水之數不確兩邑

因起爭端鬨鬭不已於是當事者立限水石一塊即今俗傳門限石是也長六尺九寸寬三尺厚三寸安南霍渠口水流有程不至急瀉又慮北渠直注水性順流南渠折注水㶑流緩於北渠内南岸南渠口之西立欄水柱一根亦曰逼水石高二尺寬一尺障水西注令入南渠使無緩急不均之弊此古設二石之意也迨隆慶二年兩渠廣狹淺深淆亂無準兩石廢壞民爭復起官爲修置重勒碑文皆可稽考夫渠口廣狹既有尺寸分水宜確又慮其淺深之不同立以限水之石又慮其緩急之不一建以欄水之柱

經營籌畫匠心未嘗不若無如兩邑之民各存偏私又因
渠無一定分水不均屢爭屢訟終無寧歲雍正二年民爭
鬪兩縣各詳前院蒙委員察勘回詳因二石久壞致起釁
端遂遵古制復立二石在案僅隔一年復蹈前轍蒙憲臺
委絳州知州萬國宣查勘該州宣布憲諭民心平復乃案
墨未乾洪民將門限一石擊碎趙城令江承誠連夜復置
隨置隨擊趙民亦將逼水石拔去以致兩邑彼此紛紛呈
詳蒙批平陽府查勘 卑職 遵即親詣渠所相度形勢雖二
邑悍民彼此懷私逞強而古制立二石以分水恐未盡善

也盖廣狹雖有尺寸而兩渠界限不分則分數仍無定準
南渠雖立限石於渠底而北渠仍無則淺深不能相等立
攔石以障水湍流之勢潤下之性未必涓滴不淆且六尺
二尺石既小兩易於棄置碎爛毀敗不能垂久民之爭訟
終無已時卑職管見竊爲莫如於泉源下流即今渠口上
流丈許法都門水柵之制鑄鐵柱十一根分爲十洞洪三
趙七則廣狹有準矣鐵柱上下橫貫鐵梁使十一柱相連
爲一則水底如畫平衡不爽矣柵之西面自南至北第四
根鐵柱界以石牆約長數丈迤邐斜下使南渠之口不致

水勢陡折兩渠彼此順流且升棚使高令水下如建瓴則緩急疾徐亦無不相同矣如此則門限遏水二石可以勿用庚三七分水永無不均之患一勞永逸民可無爭仍立石廣勝寺刻文碑面勒圖碑陰使久可考卑職當即傳諭兩邑侯秋成時起工剏置因春夏之間惜水如金更置棧棚必令渠涸放水流他處未免有妨農工兩邑紳士鄉民交口稱便先且遵依理合備遡古今考証得失詳察輿情并繪圖詳請憲臺核奪批示以便勒石永遠遵行則洪趙兩邑百萬蒼生世世沐憲恩於無盡矣

議減火耗狀　章廷珪郡守

查得平屬徵收耗羨向來輕重不一於雍正三年奉前院伊核定餙行自雍正四年爲始各州縣徵收耗羨槩以加一三徵收如向來原不及加一三者照舊徵收遵行在案是以臨汾襄陵洪洞趙城浮山曲沃翼城汾西靈石霍州等十州縣現在每正銀一兩加耗銀一錢三分太平縣每正銀一兩加耗銀一錢岳陽縣每正銀一兩加耗銀一錢二分以平屬而論原屬互異應請自乾隆丁巳年爲始臨霍等十二州縣俱以每正銀一兩正加耗止一錢畫一徵

收永爲定例至零星窮戶應輸耗銀作何徵收之法查雍
正十一年六月。戶部議覆安徽巡撫徐條奏將一錢以
下之小戶每銀一分准完大制錢十文每銀一釐准完大
制錢一文等因遵行在案應請嗣後凡零星窮戶完納錢
糧其耗羨亦以加一徵收凡在二錢以內者俱准完納制
錢但制錢時價不一應令各州縣每於月初將市集制錢
時價核定每銀一錢該完制錢若干報明。各憲於拆封
時令委員一併查明造報易銀起解倘民間情願完銀者
聽其自便不必拘定完納制錢如此畫一定例則永遠可

以遵守是否允協伏候　憲臺查核批示非卑府所敢擅

之道

議

漢

賈充謚議　秦秀

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援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自巳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絶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

謚荒公

唐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敦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

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强以義則天子之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石得以投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過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輿舉叉而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明

三晉名賢議

呂柟

承命查定三晉名賢奉祀河東書院按史志在黄帝有若解州風后在唐虞有若稷山后稷在夏有若安邑關龍逄在商有若夏縣巫咸平陸傅說首陽伯夷叔齊在周有若平遥尹吉甫介休介子推晉陽羊舌肸董狐西河卜商在漢有若介休郭泰太原王烈解州關羽在晉有若晉陽郭琦在隋有若龍門王通在唐有若太原狄仁傑聞喜裴度在宋有若平陽孫復夏縣司馬光介休文彦博聞喜趙鼎

在明有若河津薛瑄夫周漢晉唐間茲土名賢亦衆然間有玷垢智如士會奔秦而教撓史駢信如荀息事君而不明嫡庶友如鄧攸位高而頗媚權貴忠如霍光溺妻而不正大義王延之孝相劉聰柳宗元之材黨叔文王若祁奚宮之奇段干木周續之周黨溫嶠王績韓通輩雖有懿行不盡純粹故不與諸君子之列夫士論弗正多崇言畢行漠名抑實故馬融訓詁雖草殺李固猶祀孔廟尹焞正學雖賢如朱熹亦短其致知以孔顏之學觀之後儒失之遠矣故今定祀惟取大道不論言語俾學者知所趨向至若

夷齊吉甫卜商雖非斯土之產然食於斯君於斯葬於斯魂魄存於斯安知後來諸賢非四子之遺教也且今首陽西河平遥區區小邦恁此四子與日月爭光不朽論三晉名賢詎可遺諸至若君實夏縣雖祀再祀書院亦宜蓋今書院統晉省而設其志博矣猶天下皆祀孔顏曲阜不可無二氏廟也管窺妄議望吾子廣采諸史及土著者英去取定著實風化之大者也　又議后稷之祀亦如吾兄之意竊謂配天之事出於我朝則今甚不敢出於前代則今已罷祀矣罷祀而有謂當時配天之嫌使後世皆不敢祀

爲如之何其可也且思文之詩乃周家子孫追遠之意一代之私情也雖配天不爲過書院之祀乃晉國鄉土仰止之誠萬世之公論也雖釋菜不爲嫌昔洪武初會以后稷配先農尋雖罷配其初亦不以會配天而不少變也且今天下鄉賢之祀皆不請於朝不列於祀典如所謂天地山川六宗歷代帝王截然而不敢犯者也但皆出於土人私尊之意義起之禮耳如皆取其賢之小者去其賢之大者而以爲不敢又何以爲名敎也又如孔子天下固皆以天子禮樂祀之而曲士陋儒亦得家祭而屋祀人不以爲僭

也故后稷周先也周滅不祀巳非后稷晉產也晉之鄉人亦禁而不敢祀何哉若是則稷山之廟武公之祠皆可毀矣如義可從當自風后后稷至於伯夷叔齊爲正位其餘以世代列左右惟吾兄再與晉國禮士議之

明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贈太傅韓公謚忠定議　　呂柟

太傅大司徒質庵先生洪洞韓公之薨也旣謚忠定矣其孫戶部主事廷偉請議其故以彰聖恩揚祖德呂柟曰昔者周公不云乎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於

危其身以全其君乎公始官給事薦起冢宰曹南李公司
馬河州王公事涉近倖觸憲宗怒幾不獲免辭色自如及
在武廟位晉司徒宦瑾八黨肆姦横行縉紳側足公倡率
羣工抗章伏闕罪人未得瑾亦自張矯詔繫公與宛爲隣
褫職閒住及瑾既誅得復舊銜至有今恩公以直始亦以
直終斯豈非危身奉上之忠乎法曰大慮静民曰定安民
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二曰定公之爲湖藩也
節費儲穀禁貪賑窮平稅理冤視民如子其巡撫荆豫參
贊南都乃益蠲租救荒發金分濟或令官軍預支俸糧以

低穀價士民全活及其在司徒也孝朝熟知忠亮鹽法積弊漸次刋除邊餉馹充羽書告急經畫叢生義惠滋茂此其一志民瘼致躬弗渝於是安民大慮純行不二之道其何詭諸斯不足爲定乎公家居時柟應召過晋齋沐謁公黄髮朱顏吟咏不休後生小子承藉奬進言歸有物天錫芳名孰不允稱我思巴人蹇公亦若兹謚然尚有買田自汙之疑有宋濮人張公亦若兹謚然猶有節義或虧之疵豈若公終始無瑕明德一致展與謚稱哉於戲公兹永終譽矣

存恤良民以輯流寇議　王臣直

流寇之起於秦也二年于茲矣渡河而犯晉自崇　三年二月始也賊一渡河即侵平陽地界土著之兵寡弱不敵不得不調邊兵而邊兵往返須二十日居民望之未免爲西江之水保全雖多蹂躪者亦不少是以蒲榮陷矣因而擄鄉吉因而掠洪襄因而掠絳太又因而掠津稷矣西漸而東北漸而南歸則飽載來復蠶食河東三十六州縣傷殘數十餘處今幸剿賊之局漸有頭緒而臣直竊於此時更欲下一先着陽則弔死恤生實陰以散賊之黨而捉收

吾勦之功逃死之寇晉者秦人也今寇晉者半晉人矣二三月間從賊者十之二六七月而從賊者十之三至今冬而從賊者十之五六矣秦盜掠而晉民貧晉民貧而晉盜生晉盜生而秦盜益勝今欲除秦之盜莫先欲除晉之盜欲除晉之盜莫先欲撫晉之貧民貧民得撫使其知爲盜而得生不如爲良民而得生使其知爲盜雖暫生終不免於死爲良民可終身保其餘生也如是則晉之從盜者寡而秦盜之黨自孤矣然輯撫晉民非恃空文消其邪心也貧民之信其饑寒甚于信上之空文貧民之信其從賊搶

掠免於饑寒甚于信上之空文輯撫免于饑寒蓋緣搶掠
目前即有成效而空文撫循尚在河清難俟之際也今實
爲晉民計安全當先移檄查平陽所焚掠者某州縣州縣
所焚掠者某村落村落所殺傷者某民人隨出示云殺虜
者即免其人之門差殺傷者免一年以爲安養之需凡賊
所焚掠之村落盡免崇四年之稅糧賊之所到殺傷人
民殆盡婦女擄逃殆盡廬舍火盡財物掠盡牛羊驢騾食
盡耕農器皿焚盡至于黍穀稻麥人食所餘者盡以食其
馬馬食所餘者悉付一燼矣不但貧者愈貧富者亦貧不但

貧者乞富者亦乞昔入其鄉而老幼子婦熙熙也今惟有殭尸枕藉於道耳昔井廬桑麻蔚然可愛也今一望邱墟人煙斷絕矣除一面速行蠲免外更令各州縣煑粥以活啼饑之民計一斗二升米日可食三十人一石二斗米日可食三百人計正月二月大州縣不過五百金小州縣二三百金卽可使焚掠之餘民皆樂生全而潛消其不肖之心也而或者曰數州縣一年之糧邊需孔亟何以應之不知養兵原以安內也內地傷殘視外患更爲廹膚若使晉地賊盜橫起則征調之費奚啻一年蠲免之糧今以蠲免

之美政陰使我民化其邪心所省者又奚啻一年蠲免之糧也且不行蠲免之害更有不忍言者今即不免恐啼饑號寒之民室家未聚何能急公如徵之而聽其不完是我不免民民自免也與蠲免同如嗔其不完爾竹皮木囊以苦之非希聖希賢之民未有不從賊者也況我以刑法促其生而賊又以飽煖餌之此不盡驅我民爲賊不已也且此時蠲免之令免僅一年一年以後仍在官耳不然束手不能應公惟有從賊從賊之後難即歸正我不免一年之糧將數年之糧皆爲烏有是免者之所得多而不免之所

失更多也使當秦盜初起而早下蠲免之詔秦盜必不多
功至此及今而始議蠲免亦晚矣秦旣失策於前晉豈可
失策於後也則今日宜早布德音以活此瘡痍之民以安
此動揺無聊之衆可耳倘舉之不速恐窮民生心苟且求
活秦掠晉晉復掠晉至於掠無可掠勢不南掠中州必北
掠燕薊耳畿輔震動爲患愈深當事者鰓鰓於賊之愈勦
愈勝也始議蠲免始議賑恤其能有及乎請諸上臺體天
子嘉惠元元之意當爲地方圖萬全也晉民獲安然後查
秦民之戸籍延宜一帶有事於四方者限以日期許其還

家自新本之以至仁動之以至誠士仍歸士商仍歸商農
仍歸農軍士失伍者亦各隨願歸伍其前日之罪槪寛不
究若仍不悛者然後置之不赦之條也至再三教告或秦
民亦有革心之日乎草莽之臣言無可採生民之志憂寐
雜志謹議

碑碣

唐

三受降城碑銘　　呂温　郡人

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岍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覩成功然則持璿璣而弛張萬象昊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

兩漢之後頹爲荒邱退居河滸歷代莫進鑒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敵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邊甿懼河冰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於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竇鄰搆怨掃境西伐漠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制　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叛命之卒六旬雷動

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闢斥堠迭望幾二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于海西窮于天納陰山于寸眸拳大漠於一掌驚塵飛而烽火燿孤鳫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閑韓公猶以爲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筞鞠虎旅看旌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責琛賮受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苦寒萬里之野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城壕險固冦得麦軼

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劇壘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茂育羣生戢兵和親

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柝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俾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返顧永讋猛氣無生禍心聳威馴恩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漢横塞揭玆雄壁如三關龍躍山大漭並分襟帶各開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陴萬

㫜洞開日晏秋盡纖塵不來時惟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
動乃誅乃弔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賛不策清廟我
聖耀德罷肅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
存于襄于夷永裕後昆

勅修應聖公祠堂碑（祠在今趙城縣）　鄭瀚

伊昔隋氏不綱海水羣飛必有眞人乘弊而起我高祖太
宗提劍義動謐寧亂略蘁天緯紐地維叱咤而日月貞風
雲動壹戎而地道光將材出神祇奔讋不復後符命謳謌
聆響所以叶嗜欲元合岐陽之蒐高揖盟津之會墜塗炭

者甚定塞壺槳者勞徠煌煌乎天人之表以蘇品彙或哲而謀或幽而明闔埏陰隲用啟眷佑剏草昧之中膺作巳張化而爲大猷而布後嗣意者廓天統扶土德神功不能戢其睨靈鑒不得遁其形理可明徵道邁先覺時則霖沴方作饋餫不給曠若彗掃雲然鏡開華髮透迤告語濟師隹里社鳴濁河清奏星聚素靈出擬諸斯瑞不是過也噫桀有昏德三苗亂常逮於逐蚩尤掃欃槍幽贊不違咸是物也故能吉蠲之明祀視諸侯之徽數赫赫天實於以報功瀚曩時官謬紫微郎將命大鹵靈鎮之下壽宮不騫蕆

鑴菲詞以頌王業其節曰崇山巖巖晉分所瞻唐風泱泱
景祚悠長俯僂白衣契幽洞微揭日無私我建義旗昔告
趙符今導六龍干戈之兆脫劒之幾勒諸嗶㗁以永光輝
開成二年正月十八日勅建

文中子碑　　　　皮日休

天不能言陰隲於民民不可縱是生聖賢聖賢之道德與
命符是爲堯舜性與命乖是爲孔顏噫仲尼之化也不及
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霈及萬世非刪詩書
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者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

夐出於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仲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於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說以行敎於門人夫仲尼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於盛時較其道與孔孟實不相戾豈徒然哉設先生生於孔聖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亞也況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及昭吾唐

受命而發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
後先生二百五十歲生日休皮子嗜先生道業先生文讀
先生後序尚闕於贊述想先生封隧所在而爲銘云大道
不明天地淪精俟聖暘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藝騰英
道符貞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爲唐之楨差肩哲相接武
名卿未踰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宋

新修女媧廟碑銘　裴麗澤

臣聞羲帝之先大樸未散太古已降淳風尚扇元黄之極

雖設高卑之義孰分及乎大道喪而庶類生聖人作而萬物覩指龜文而畫卦以龍圖而紀官乃服衣裳始有文字由是君臣之道漸著仁義之風聿興既生蒸民必有司牧聖人間出實惟媧皇按帝王世紀云女媧氏風姓也當火化之初以木德而王象日月以明臨照肇嫁娶以序人倫分定九州自我而始變化萬物非聖而何天有闕於是煉石以補之地有傾於是斷鰲以立之故得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萬世之下仰之如神明噫非天之精地之英上古之粹靈曷能若是哉今我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

孝皇帝撫天下也功業冠乎遂古睿聖通於神明祥瑞薦
臻嚮應交感八方魍魅指夏鼎以姦銷萬里氛霾蒙堯曰
而氷釋甲子歲三川未格合雲馳如雨之師辛未春五嶺
不庭偃草問苞茅之罪靡逾數稔連平兩邦括地二百州
拓土數萬里戴斗戴日之野皆入提封太平太蒙之人盡
爲臣妾莫不蹈金門而請吏駕鐵轂以獻琛譯有外夷貢
無虛日皇帝尙或日愼一日雖休勿休以爲受命上元庇
民下土弗矜弗伐惟將百姓爲心無怠無荒故使九功惟
敘嘗謂侍臣曰朕以道涖四海恩臨萬邦非先王之德教

不敢行非先王之謨訓不敢道念風雨之感若而災害之
不生感於神明告於天地嘗展奉先之義伸報本之誠升
中泰壇昭事上帝當百神之受職俾無文而咸秩因思前
代帝王嘗牧黎庶居萬人之上爲一代之君盛德神功民
到於今受其賜者豈可千載之下寂寥無聞景慕相傳於
鑾如在乃詔諸郡縣應境內有先代帝王陵寢之處俾建
祠廟使四時享祭庶百姓祈禱乃於平陽故都得女媧
之原廟命中使董事有司揆功選良材召大匠以堅易毁
去故就新鬱鬱之松難藏澗底巖巖之石盡出宅山上棟

下宇以如裁左䃭右平而若畫一日爰葺千室俄成長廊窈窱以淩風大厦嶁嶒而拂漢南北百丈東西九筵霧阜簷楹香飛戶牖虬負檐以欲動馬承阿而若馳金碧相輝丹青平映既嚴且肅不矜而莊神寢載新廟貌如故成一時之輪奐壯萬古之威靈若非我后事天明事地察神道設教孝治天下布無爲之化施不測之功行前王不行之恩成近代難成之事化孚區外澤滲地中與夫漢武帝起通天之臺惟求羽化陳後主造迎春之閣止事荒遊商榷聖宮何啻九牛毛之遠矣微臣不佞奉詔爲文曾無磊落

之才胥叙杳冥之德吏兢進牘謹爲銘曰二儀初剖四維
未張大樸悶悶元氣煌煌洎服暉於四大孰權輿於百王
伏羲巳降寶維媧皇始造琴瑟始製笙簧以調天地以和
陰陽煉石補天兮神功莫測斷鼇立極兮聖德寧量我后
撫運妙用無方事天地以明察薦鬼神以馨香言念前代
聖帝明王曾無廟貌空載縑緗俾特新於祠宇用永薦於
烝嘗祠既崇兮肸蠁交感神有知兮報應昭彰享蠲潔兮
千年萬歲福蒸黎兮地久天長開寶六年歲次辛酉十一
月十六日勅建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廸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

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三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　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

傚人上言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

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聖既殁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眞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元

蒙溪先生墓碑　王惲

余官晉府者四年得進修之士[illegible]人曰蒙溪張君每暇與

相往來把酒論文最可尙者君無求於人人之有得於君者殊亢然也因自念異時禮文興舉吾儻與當任君責及承之翰林君墓草已宿乙未夏其子思敬來謁以墓銘爲請慰唁余爲歔欷者久之言猶在耳其忍以不敏辭君諱著字仲明世爲襄陵縣張相里人曾祖諱簡祖罡父彬皆潛德不仕讀書治田子孫相傳以爲家法君以穎悟不待勉勵卓然自志於學戊戌歲設科取士君以詞賦中選旣而嘆曰士當以遠大自期雕蟲篆刻將何爲哉適貽溪麻先生涓前進士兌齋曹先生來主經局君喜而不寐曰而

今而後吾學有所正矣遂刮去故習沉潛伊洛雖饑渴寒暑貧窮得失不易其初心所謂道之體用文之華實採涉其源流咀嚼其膏味積而爲文辭發而爲事業不矜不盈介然以家居教育諸生爲樂中統建元順齋張公以直道清節撫宣河東廉君才行擢主潞城簿政廉明以畏愛稱明年公去事齟齬不可以爲親老西歸累辟不就至元乙酉用薦授平陽路儒學教授於是衆論大厭士風爲一變先生年彌高德彌卲學益博交益奇士夫知所依嚮吏民咸有矜式職竟不聽其去者逾再考厥後子思敬自南陽

教官來省閒彼中風土樂焉曰名山大川平日所願見遂
命駕而遊以至元壬辰夏六月十三日考終寓舍享年六
十有六初娶陶寺里大家趙氏一子思敬二女長嫁同邑
王黼次適梁龜齡繼室曲沃靳氏孫男曰士衡思敬以家
學授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先生資明敏色和而氣
濟為人誠厚寡欲不戚戚於貧賤與人交始若疎澹久之
愈敬而愛人有負之終不較責而知為雅德君子以成就
後進為已任故晉人以文名而達者多出其門切惟百年
來平陽號稱多士每歲舉子赴選大約數倍諸郡至有白

首為場屋所羨一第餘有不暇及者惟君年弱冠即能知所學所從拔出習俗潛心古道踐履外詩文雜著曰蒙溪集者六百餘篇吾繹味之有焉況一辭一藻典雅有法理明辭約以自得為主是可銘銘曰四科稱賢曰德與藝其在聖門用不偏廢文廼道輿經天緯地苟遺其本剽竊何異利祿科場疇非誕誇聯綴補緝是足言邪蒙溪為學其復不暇洗心程張正藝曹麻閉門窮經其書滿家玉佩瓊琚粲然辭華含章時發其助也多士之生世濟時行道時既我非立言明敎生榮溪傳朝菌鷁藿達人大觀彼此奚較

大川河宗名山華嵩地靈氣異先生所鍾一朝長游杳然飛鴻世皆知仁智之所樂予獨爲歸根返壑趣先生之所終凌倒景而不滅其元精耿耿圓浩乎其所不窮適來吾時適去吾從先生之心與造物也從容尖山西東相里新宮我銘斯石如勒景鐘雖陵遷兮谷變尚知爲蒙溪先生之封延祐四年三月六日建

會仙觀碑記 元至正年 李洞

靈仙飛化之術其出老氏而非老子之爲道也盖立乎天地之先者何所有出乎天地之後者何所無以何所有而

御何所無尺寸初終糠粃陰陽不旣超然而獨生乎老子之道如是而已飛仙變化之術出焉今夫雨暘之所萌枿也謂資其生然其所以生則雨暘不足預其所以生雨暘者雖天地所不得而先繇不足預者而言之則陰陽萬物皆芻狗亦何仙之有繇天地所不得先者而存之則雨暘萌枿皆仙而况老子之爲道乎以何所有御何所無其仙一而已平陽會仙觀其徒築以奉老氏者以大德癸卯地震廢於時死者二十餘萬人禍甚慘毒邱陵爲池城郭爲陂盖不獨是宮也而今也其徒相與起而修之工部員外

郎鄭立求余記且謂主是役者光祿大夫平章政事王公泰亨也余因爲道老氏之所以然亦無不可用者昔人用以治天下清淨無爲而幾於刑措矣夫老氏豈無意斯民者歟惟不得周於用而獨見於體也於是靈仙飛化之說歸焉能悟老氏之道足致刑措非可要福而避禍者體其清淨無爲爲敬奉之實亦庶幾息吾民於憯毒也乃係之以詩

重修襄陵廟學碑　麻革

平陽近郊之邑曰襄陵其濅曰平水自姑山而下灌注其

邑官府邸第民廛佛廬清渠翠沼橫貫交映嘉花秀木粉紅駭緑藥欄蔬畦綺錯棊布甚不陋爲邑天朝開國裂土以建同姓震宮得河東道仍割州之吉邑之襄陵潞城畀嗣王治襄陵遐年耆德茂者八何赤公統其事且命天成李侯貳之八何赤譯言爲人師者二公到官踰年政成事定民有籍戸有版田無瘠耕公無負租一境廓然蔚爲樂郊會甲寅春釋奠先聖李侯瞿然不寧罔克祗承薦祼興俯若顛若殞先是廟學在治城西北隅三數壆始實岱宗廟地至大定初湯公儒林丞是邑改卜城之東南爰得美

地水綠之右泮宮之制焉甫遷尋移令去不果卒業至承安間丹陽趙公來蒞以身任事累年而後有成卒之泰和靳公增修始克完具金季之兵幸不爲所焚蕩至李侯積歲月久上雨旁風無所蔽障神棲不安廊廡幾壞侯顧瞻嗟咨嘆曰爲政此其可後耶慨然送巳錢緡百端因白長帥公可其請仍率邑之諸生問役於衆度材於汾川問工於公輸鄧輪命尉張君仲顯督視侯時時一過問省於是衢路之湍渟土過者央瓦木之腐壞者徹門宇之傾圮者發赤白之漫漶者潔輪焉奐焉爲之一新講肄之堂籩豆

之位無不有其秩序行路見之祗益羨慕噫李侯之政可謂知所先後夫刺史縣令風化之首然興化者必由乎學校之興將見長材秀民明師鉅儒往往來集韋編絃歌之聲聞於閭里使人人知學嚮化革暴爲仁易頑爲馴陶成美俗當自興學始革適至平陽邑士柴君祐之趙君子榮張君用之仲明數反來謁文固不可以不記

康澤王廟碑　毛麾

蓋聞水經云平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即書所謂壺口也自壺口而西南二百餘里曰平山水潛出其下曰平水州圖

禋祀亦曰晉水其源亂泉如蜂房蟻穴觱沸於淺沙平麓之間未數十步忽已驚湍怒濤盈科漲溢南北溉田數百頃動碾磑百餘東注為湖曰平湖秔稻菱芡晉人取足焉其事見於宋名士謝景初記宋敏求書泉之旁有舊祠世祀神龍為此水之主相傳劉元海僭據時重築陶唐金城有韓媼得巨卵嬰兒化蛇之異斬蛇尾而泉湧焉遂資以灌溉新舊圖經寰宇記並載其事後因祀之曰龍子祠遇旱致禱輒應宋熙寧八年守臣奏請封澤民侯廟額曰敏濟崇寧五年再封靈濟公宣和元年加康澤王廟有唐天祐

二年宋寶元三年政和四年感應碑傳祀既久官民崇敬廟制侵廣草木蔽翳清流白石爲州勝地封連疃接凡斷岸絶澗別架以垂虹之橋採蓮捕魚則泛以畫鷁之舟當春之時花光柳色作紅雲翠霞蒸煦遠近太守與州人來簫鼓相間車馬相望於山水清暉之際不知浣花曲江之美較此孰多兵燹蕩盡將四十餘年民思所以興起而未有倡之者江陵黃公來牟臨汾理成化洽匹古循良之吏故能一新縣署再創宣聖祠繼大修陶唐祠又審民心欲成龍子祠而修之剏獻殿設齋廳置風師雷師山靈河伯

之殿庑二庫以亭前鑿養魚池長廊周步幾二百間至於
厨庫靡不周備廟門仍舊曰敷濟中門三間曰善利王殿
曰康澤後設龍母殿以事韓媪增葺溪上舊亭曰清音取
選詩山水有清音之意然後見公善政與此山此水俱無
窮焉廼合衆願以志於石作迎神送神之曲以侑神云

靳孝子墓碑　揭徯斯

河東有純孝之士曰靳昺字克昌居曲沃同知晉寧路總
管府事贈亞中大夫懷慶路輕車都尉追封西河郡侯用
之孫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封西河郡侯德

澀之子奎章閣承制學士榮之弟也生九月而喪其父六歲知學母王氏節食衣脫釵釧聘名師以教之及長通六經有少未解思之弗得夜以繼日諸疏議皆可默誦而不喜爲文章然落筆既就作者不能及及其兄奉母官於朝廼至京師有勸之仕者則曰余之至京師也以母與兄之故且京師者天下賢士之歸也萬一有見聞之益遑知其他故其居京師也自溫凊定省之餘雖飲食坐臥必置書册其前又有誚之者曰大丈夫生世不乘時樹功業取將相以揚名顯親何乃齦齦守此蠹魚耶曰人莫親於父母

毘翁其性情非難見也其好惡非難知也吾日夜求以事之時有弗盡况事君乎賢聖之言載在方册家承祖父之業具有其書吾日夜求以明之時有弗得况治人乎古之人四十而仕良有以也且子所謂樹功立業爲人也吾安能病巳從人貽母兄之羞也閉戸讀書如故天一元年春三月十五日母王氏卒與兄護喪還河東過平定之東難雷雨驟至坐車上伏柩呼天長號兄及路人皆呼使下暴水且至曰吾下柰母喪何有頃水果大至遂漂没而死水退得柩三里之外得昺屍五里之外君子曰郭氏其不没

乎兄生而弟死均謂孝也非兄之生無以承祭非弟之死無以明必死之義死生雖異皆孝也而爲難矣後十年翰林學士奎章閣大學士沙剌班聞而感焉告諸天子天子以爲孝命翰林待制臣傒斯文其事於碑以爲世勸也臣傒斯曰夫孝者百行之首萬化之原也治天下者有加於孝乎自聖人之道不明先王之澤既泯有居親之喪以固位者矣有假親之喪以避禍者矣有毫髮之私睚眦之怨以至於弑父與君者矣况肯不忍其君親之難躬蹈水火而死乎孝哉靳氏之子天下有愧於靳氏者多矣抑非好

學之所得乎母得年五十九與祖母賈氏並追封西河郡
夫人君年三十九塟於曲沃先塋娶李氏女一銘曰惟天
蒼蒼罔不覆矣惟地茫茫罔不載矣彼靳之子亦孔孝矣
孝而不弔誰之咎矣謂天不仁天則有神謂地不知地則
有祇以孝而死莫知何期生我者父父既夙喪育我者母
母亦長往畏死偷生誠恐何心死從其母甘與俱沉水之
方至雷震萬鼓高原大陸忽爲水府身在喪車所見惟母
可救者身難沒者義死見吾母吾亦無愧君則死矣有行
卓然譬彼太行峻極於天惟天子仁方以孝理勅贈封碑

以著天祀

明

勑建媧皇廟碑　宋　拯

禮法施於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以勞定國則祀能禦大菑則祀能捍大患則祀蓋所以修崇德報功之典也之五者且載諸祀典矧媧皇氏立功於三五之前敷德於羲農之際煉石以補天斷鼇以立極嫁娶人倫所以叙笙簧琴瑟所由製與天地同其覆載與日月同其照臨與山河同其流峙視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與夫禦大菑捍

大患者相去霄壤邪用是載在祀典尸祝之蒸嘗之比年
三例祀三年遣大行人捧祝帛詣陵致祭祀之嚴且謹視
嶽鎭海瀆爲有加陵寢在簡城東八里之侯村創建於宋
開寶癸酉迄元大德癸卯坤道失寧棟宇傾覆至元改元
羽士張志一重修國初洪武庚申循故典遣大臣祭以太
牢歲春秋二仲暨季春其三祀著爲常典有司領之前廟
五楹後宮三楹厨庫門垣靡不畢備正統壬戌三月初十
當聖帝初度之辰祀者勿戒於嚴爨於回祿正廟災後宮
存邑令吳橋何公子聰以甲科進士作尹於斯政善人和

合其僚屬將鼎新之請於朝報可乃捐貲爲倡庠之師生邑之裕於貲者從而和之建正廟五楹復添兩廊廚庫齋房三門鐘鼓等樓共百餘楹金碧燦爛煥然一新肖其容儀凡所以揭虔妥靈者悉倍於舊營於癸亥歲四月十八日癸卯落成於甲子歲閏七月十八日乙未工既訖膠之俊髦邑之耆老謂不鑴諸石無以見何公作倡邑人助施之美意援簡於予嗟夫非閟宮有侐無以揭虔妥靈廟燬於回祿倡建於何公助施於邑人是宜勒之貞珉以垂於悠久也乃刊助施者姓名於碑後復係以詞俾歌以祀饗

日霍嶽兮蒼蒼汾水兮泱泱閟宮兮言言水之湓兮山之陽皇尸兮妥此血食兮萬祀胡祀者兮弗戒回祿揚威兮一燬賢令兮倡之邑人兮和之萬楹林立兮萬光參差皇靈兮來下霍嶽嵯峩兮翠浪舞汾水縈紆兮白虹去復顧春蘭兮秋菊修報祀兮終古正統九年歲次甲子仲秋三十四日勑建

侍郎邢公誌銘　岳正

遜之諱讓族居平陽浮山分褱陵莖故關鎮西平原者塚多至不能數曾祖伯川祖敬初考茂政娶郭氏生三子遜

之其季官至禮部左侍郎罷歸成化七年八月十八日卒兄訓遣信訃正正輟涖問狀知遜之初甚適其卒朔旦偶拈易自占得臨卦愀然曰詎應胡宗歟胡宗蓋談命者去年謁吏部尹侍郎同仁同仁慢戲宗曰誰者何之又曾誰誰乎宗因舉遜之對曰明年八月此公果凶當信宗非誰者後遜之亦聞此言怪易卦辭八月有凶符宗故不樂云數日果病幸聞朝使董主事齡者過談移時去覺腹痛不止翼日將落就絕或陰翳雷雨遠舍霽而復作者四日遠近傷感悲及行路發書遜之遺言要銘於余余尚忍銘吾

遜之邪遜之劾能自拔年十八領鄉薦不利春試入太學
晉居古廉李先生講下與山東劉叔溫並價年二十二登
戊辰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一年除檢討適先帝狩北北
使請歸駕朝議疑不答上疏言奉迎事宜謂當顧義理不
當論事勢今若不逆詐而往迎彼或食言則詘不在我將
謂處分已定此使去虔關無及臣愚以爲內廐饒馬追縱
一騎而已由此楊善等始有兎刺之使先帝旣復辟獻寄
忠者爭自陳得賞亚時承乏內閣石亨語余欲以此疏上
聞遜之時守制覔草不得不果遜之起復與人言未嘗一

及之北監從來不會饑所有師生饌料半折鈔鈔出京稅
課額無定不得時給給者往往以故去官鈔遺下號久不
支數率見侵盜自古廉柄學政始用資官諸費師生吉凶
病厄貧不能存者多賴以濟古廉亦用是奓名成化二年
遜之自修撰超主國子一意起廢不顧慮法有言者輙曰
如媿古廉何初鈔用輕且陳敗人不難棄近稅聽半鈔錢
錢用差重遜之又離監任衆乃造意要不次受給得此錢
火熾鼎沸鍊就詔獄遜之竟以前祭酒抵罪坐除名爲民
將歸過余言別日兄頗聞日者言弟今年欲死乎弟不死

諸公概得錢當黜弟爲引伏全之古所謂有陰功者不死
謂此等爾距今前兩月人喧傳遜之已死余出其近所寄
詩與辨且遜之死不死何與人人謀之乃爾豈世所謂有
命者眞邪遜之資度寬敏外樸而內明爽於藝作爲文字
章句簡重受咀嚼點畫淸勁近李北海尋常自處卑下衆
皆好之及得政則定力不爲搖撼者少動在國子求用古
浩教新士告不便持不易轍人始毀之竟貽禍焉在官凡
三出使奉詔主考南京鄉試得文獻通考等集因購書數
百部聚襄陵學宮期惠來士持節封肅王王富積遺一不訾

並不受聘卒兩代祀北嶽輸得兩娶梁氏甚賢明嘗與遜之母郭氏累受封爲恭人三子震霖邑庠生需幼女二未笄壽四十有五而巳兄訓有隱操謀以今年十月二日葬之西平先墓銘曰理行氣從在人惟逢福際其會禍或値悖不我負理氣妄其使其會與悖人孰能外我銘遜之可以無愧

韓忠定公墓碑銘　　費宏

士有負正氣懷直道憤世嫉邪以身犯難嬰龍鱗捋虎鬚不少顧郵雖阽危瀕死得奇禍於一時然高風大節天下

仰之後世頌之視彼脂韋洪涊喪名辱身以苟目前之富貴者其品流區別已相什伯況天定勝人剥終必復其名位福履分所當得者卒之若持券取償無一缺焉豈非所謂君子以得福爲常而得禍爲不幸耶求之於今則公庶幾乎無媿於此矣當正德之初中官劉瑾等嬖於武宗濳肆蠱惑謀移政柄公時爲戸部尚書曰亂其始此矣爲人臣子忍坐視而無言耶率百僚伏闕流涕請誅瑾等武宗幾悟將以瑾等寘於法公同列有乘時窺相位者與瑾等和應害其威瑾愈肆遂入中樞賞罰黜陟悉由已出嚮公

入骨髓矯詔罷之給事徐昂上疏救公瑾出昂再降公秩尋令以冠帶閑住其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詡皆黜爲民瑾怒猶未已乃煆公在部時計簿有遺失者以爲公罪遣官校械繫至京將煆煉殺之公在獄與司馬東山劉公倡和如平日瑾吹求旣無所得乃矯詔勿擬公罪罰輸邊米千石又緣他事羅織而罰者倍之自是家業盡破幾無以爲養越五年瑾誅有詔復公舊職廷臣薦公百疏而瑾黨尚在卒不行今天子嗣極憫公守正罹害賜勅褒慰特加公太子太保階光祿大夫勳柱國賜誥贈其三

世襲廕孫一人爲光祿寺署丞及公捐館訃聞上悼念不已再賜誥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謚忠定仍遣官諭祭營葬嗚呼公以孤忠報主甘受奇禍一時縉紳莫不爲公扼腕而彼惡直醜正之徒則或傍觀竊笑以公爲不智其甚者忿公異己且從而下石焉其亦可慨也已然貞松勁栢挺立於歲寒之後完名盛福公卒兼而有之非公之所立無愧於天無負於國家曷克以臻此耶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卜至大錫溝之原士奇與其從子廷偉衰絰詣予欲一言銘公墓道予素荷公知安敢辭公諱文字貫道號質菴

姓韓氏其先世爲相人葢魏公之裔也譜稱七世祖諱永
値金兵之亂去相徙居山西之洪洞是爲洪洞人曾大父
諱昌祖諱淵父諱肅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
保户部尚書曾祖妣張祖妣李妣吉皆贈一品夫人公將
生吉夢紫衣人抱送文潞公與之因名文幼負奇質才思
溢發旣長從太史襄陵邢公遜之遊學益淵博領成化乙
酉鄉薦登丙戌進士第初拜工科給事中持節封韓府高
平王諸餽遺悉却不受會左都御史王越總邊事徼功啟
釁率同官列其罪狀又論薦前冢宰李公秉司馬王公竑

可大用語涉宮禁純皇帝震怒逮至文華殿拷掠幾死陝
西紀功郎中張瑾疏總兵等官殺降罔上命公往覈之率
以情之輕重具實還奏入服其公乙未陞右給事中以直
言爲當道所忌戊戌考滿始陞湖廣右叅議提督太嶽太
和宮分守荆南談者以用非其地爲公負屈而公處之裕
如勤於其職分守中官與其下皆嚴憚斂戢境內賴之又
稽覈諸宮羨銀易穀創庾以爲荒備越三年用巡撫吳公
克誠薦改理司事會九溪酋長白嘴鼻與鄰境爭地相攻
撫按屬公往視其爭遂息歷七年以右轉左聞者駭然未

幾以外艱歸 治戊申終喪赴部冢宰王端毅公知公久滯陞山東左叅政濟南之俗乘旱輒聚衆發人墓而暴其尸謂之打魃公曰是甚於尫巫之暴矣亟下令禁之越二年庚戌用宗伯倪文毅公之薦超陞雲南左布政使先是土官襲代旁支恃賄與力輒相仇奪土吏滿兩考者例不赴京復於境內轉相叅補皆宿弊也至公始立法以釐正之越三年癸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武昌諸郡歲歉疏乞蠲逋賦以蘇窮民乙卯改撫河南值懷孟以北旱饑令所司發銀賑貸復竭誠雩禱

致爾歲乃大熟丙辰轉戶部右侍郎丁巳以內艱歸庚申終喪改吏部明年轉左銓綜平允士論歸之癸亥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先是會守備中官議事多遜避不發一言或探其意嚮以為可否公曰事之可否有理與法吾惟以無私處之可耳嘿為避禍耶遇事輒昌言商確聞者無不敬服值水旱相仍民饑而死者相繼公移文戶部欲預支三月糧以平糴價所司疑未請公以身任之竟發米三十三萬石民賴以安甲子改戶部尚書於是時敬皇帝勵精圖治公感激遭遇蚤夜勤瘁期於足國早朝畢嘗被

召直至朝前諭以鹽法廢弛邊餉空虛屬公稽考舊制及諸沮壞之弊公疏陳七事極其剴切皆嘉納之時監軍以征虜宿兵近塞日費不貲戚畹中貴往往侵民田窩占鹽引黃冠又以左道禳禬蠹耗帑積公銳却抑之雖怨謗弗恤也葢公自筮仕以來剔歷中外幾四十年凡職所當爲爲之未嘗不盡其力晚節末路以身殉國尤極忠懇不以利害得喪易其所守凛乎有古大臣之風此後生小子所以仰其聲光咨嗟願慕而自有不容已焉者也公將逝雷電交作天色晦冥弔者如市莫不悲號哽咽葢嘉靖丙戌

二月十五日也距其生正統辛酉九月二十六日享年八
十有六配張德與公合先公二十年卒累贈一品夫人子
男三長士聰中壬子鄉試以通州致仕次郎士奇登壬戌
進士今爲湖廣左叅政季士貢中乙卯鄉試授開封府同
知以乞侍公養進階兩淮運司同知致仕孫男七廷彥以
廕補國子生授光祿寺典簿廷臣中壬午鄉試廷瑞郎所
廕署丞者也廷采國子生廷傑登丙戌進士今爲南京戶
部主事次廷建廷選俱習舉子業孫女四長適國子生郭
瑶次適李旦次適副都御史張潤之子元憲一尚幼曾孫

男五日景休景維景愈景復景偓曾孫女三長聘御史南企之子有梈次聘都司副斷事郭鑑之子維屏一尚幼所著有質菴奏議質菴存稿歸田稿藏於家公丰骨玉立凝重和粹有若天成加以奮勵充養學知原本動必志於遠大故平生所立卓然不苟卒以勲業振耀爲時名卿其子能奉公之教而世其業公可謂死而不朽矣銘曰士貴自立保終爲難志不物挫斯謂之完宋有名臣曰魏公韓社稷賴之如河如山初終一節罔避險艱公豈其裔嚮往風端以身許國丹心桓桓起家青鎖乃歷屏翰廻翔臺省衔

衍鴻盤國有桑癰公嫉其奸曰此巨蠹治亂所關首唱百
僚伏闕叩閽危言剴切烈甚輿櫬剛大之氣可激懦頑我
道若是寧我失官如彼砥柱屹於狂瀾壁立萬仞可望莫
攀聖明御極進公穹班褒忠嘉直恩綸屢頒麟袍玉帶鶴
髮朱顏聲光　洋溢宇寰如彼松栢挺於歲寒風饕雪
虐不摧以殘抑有子孫如玉如蘭趾美績聞世其衣冠公
死不朽既順且安忠定之謚在公無慙巋然堂封過者聳
觀

通議大夫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軍務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贈戸部右侍郎遜齋王公神道碑銘

王濬初

曩余以都人士備員史局與故京兆尹遜齋王公同朝且隸部下覩公治行甚悉亡何公受中丞節鉞開府貴竹洊歲罷歸迨余起田間叨政地公業已廿載林下方幾公賜環而竟不待也上念公疆場勞贈戸部右侍郎予祭葬法得碑其神道公弟體豫上公車謁余請銘辭不獲按狀公諱體復字陽攴別號遜齋世為平陽府太平縣人始祖孝高祖進曾祖寧祖儉鄉祭酒贈布政使祖母某贈夫人父

應時學博士封布政使前母趙贈夫人母荀封夫人荀夫人誕公有異徵髫年即能讀書屬文試輒高等督學使者拔置河東書院俾卒業甲子領鄉薦戊辰成進士齒殿一榜學博公虞公少不任官手書勤敬二字勗之公拜受教巳巳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時營建重城貢院及崇德殿隆道英明澄輝三閣公奉命董厥事身先畚築工用底績壬申監大木廠造昭陵明樓碑亭取材如夙構尋陞營繕司署員外郎癸酉陞都水司署郎中管通惠天津河白河沙淤募夫疏濬糧運無阻總河使者疏薦紀錄甲戌還掌司

纂值修胡良拒馬二橋庀材鳩工勞勣甚著已請急歸丙
子復除戶部廣西司署郎中管太倉光祿供用二庫御馬
京場二倉手握算會計宿蠹一清凡臺省條奏議覆不阿
中璫宣索裁阻無徇朝論韙之已卯實授本司郎中陞陝
西按察司副使備兵西安兼理驛傳至則核册籍頒紀律
合叅遊兩營兵躬視簡閱又闢澤宮選方畧技擊之士以
振武備嚴諭候人痛裁冒濫以甦郵傳庚辰入賀盡卻屬
吏餽贐行李蕭然也辛巳陞陝西苑馬寺卿公不以冷局
介意怡然抵任改七苑爲七監更定馬政冏職畫舉韓府

宗人與小民構訟公直民而眞宗人於理不少貸歲饑煮粥賑饑廣邏卒捕亂民以靖地方癸未以覲陞本司右叅政分守關西道駐涇州涇與平凉接壤災相埒公建救荒十二策白兩臺行之新舊封皆饑而不害遂開涇水灌田易𥗝脫爲沃壤幾二千頃諸選將練兵城守戰略視在西安時益飭有加嘗詰虜營宣諭朝廷威德虜酋指相戒無敢犯塞者丙戌陞河南右布政使管按察司事有強宗朝𠜱貪令苑某豪宦卓某骫法者人不敢問公訊得實立傳爰書禁錮遣戍不移晷會河决公適署篆不惜胼胝督修

隄岸民賴以不魚戊子以原官攝本省左轄爲潞王營建藩邸勞獨多歲杪陞陜西布政司左布政使著敎約録訂戒寮宋無以羨金充囊篋無以筐篚累市廛無以供億困郵傳民瘼以瘳庚寅虜犯洮河道路轉相恐喝謂旦夕薄省會居人洶洶欲竄公亟治守具乘城而外示暇豫狂走始定辛卯擢順天府尹下車詢輧政最害民者若厢坊供應女夫需索薓戶採辦吏胥叅納悉爲罷絃民甚便之至勲胄之占地駙馬之求墳中貴之請囑一切謝絶人以方包孝肅云是秋大比疏釐闈中積弊簾内外凛如也壬辰

大計精覈屬吏一一用墨敗者求權貴為解竟不免事竣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地方軍務貴去家萬里陛辭歸省戀戀膝下不忍別封公苟夫人趣行甚亟迴驅車入沅州受代即抵會城奉璽書申飭軍令固防守待糧餉清軍伍嚴保甲一切更始戒行改觀苗賊不戢出偏師禦之禽斬甚多舁土酋安國亨以忠義酋感奮輸二千金助西征軍興其部下縱恣即檄酋勿貰播酋楊應龍罪繫重慶請率兵征倭營言得釋益殺人為暴公疏發逆謀請速正法改設流官為善後計

總兵侯之胄邀功妄勠劾奏褫免所條上黔事如議銅仁兵政播州錢糧之類具見撫黔疏藁皆鑿鑿石畫涯厝方就而留省蜚語中公予致仕去公釋重負離嵂鄉侍兩尊人膝下而後喜可知也甲午封公九十有太夫人七十公率子弟繪圖修觴事忽相繼見背倚廬慕瘠毀踰制除服與諸昆弟爲棠棣會行誼相勉詩酒相娛雍雍如也兄體震趙夫人螺羸視者敬事終身撫其遺孤猶已出設家塾羅羣從子弟及里中少俊角藝手自甲乙或製義爲式與討偕明經者蒸蒸輩出公工詩與稷山翠大參邑人盧

雲谷結社倡和有盛唐風所著姑射山人集評詩集玩易
集南征記梓行其相臣通表史綱名纂隆勳新語藏笥紀
略諸編當續付殺青公性恬靜服食樸素先人故廬稍加
修葺規制湫隘如寒士居小築數畝僅足涉趣獨奇石異
卉之玩若賑饑衆興學宮則傾橐弗恡矣晚歲鍵關習靜
不問戶外事邑長吏罕識面即望其寸緘亦不可得里人
稱之曰聖賢曰活佛部使者采鄉評屢疏推轂廷議起公
爲戶部右侍郎公聞報撫然曰余烏能舍泉石烟霞之適
出爲小草哉公素彊無恙又善養生偶感痰火妨眠食忽

中夜呼子椿勉其真實力學少頃卽奄然逝矣公自謂前
身是頭陀故今生復淨修不染固宜化去無怛耳公自服
官以工成賜金者六以邊閱賜金者三加秩者一以今上
登極貤恩者一以考績貤恩者二皆異數云要以公天性
忠亮爵祿不入於心故官不計散要地不計險夷遷不計
淹速當在起部以桑梓嫌引避避郎又不受竹商居間餽
太宰指為郎不調者十載視翩翩英劭之士炙色華膴濡
足津要者不大有逕庭哉弱冠升朝未艾而返初服堅卧
不起可謂賢矣楊襄毅公稱為有志之士信乎其有志也

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若干昏姻子姓具誌中以某年月日葬賜兆銘曰汾霍儲精賢人鵲起文采㸌如洵多內美升華春省振家冬曹宮府鼎建監工日號爰佐司農縱橫握算外彰漏巵中虞撲滿迫移藩臬載馳載驅朝雍夕豫惠澤

敷誰其似之君彼分陝緯武經文厥功莫掩睠茲鞏畝彈壓需人畏公三尺近臣近親萬里牂牁帝壓南顧節鉞專征王師匪怒勳標銅柱謗起明珠角巾歸第舞彩為娛棘欒載紓棠棣滋盛況復階除蘭輝玉映期綿鶴算倏駕鸞驂神遊太一烝合函三痛徹重闈加邃

起冢漏澤瀼瀼靈承天寵豐碑可勒繫之以銘謂余不信
請視汗青

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贈兵部尚書晉峰李公墓誌
銘　王濬初

故少宰晉峰李公卒於里第守臣以訃聞上追念舊勳贈
大司馬予祭葬冑子永新介劉吉士狀問銘余不獲辭按
狀公諱尚思字從學別號晉峰世為山西曲沃人五世祖
顯忠四傳至玫玫生讓即公大父贈如公官配薛贈淑人
讓生明性即公父封吏部稽勳司員外郎累贈通議大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梁累贈淑人封公性淳懿涉史籍
幽亭諸書晩爲鄉祭酒表世範俗有陳太邱風舉丈夫子
五公居季兄廩生尚質貢士尚友處士尚覲弟庠生尚廉
公生有異徵且夙慧舞象即能爲文戊午舉鄉試第一戊
辰成進士丁繼母憂辛未授刑部陝西司主事公精於詳
比慮囚無失情見同舍郎取爰書付吏吏閱竟即署可公
歎謂獄詞多成鍛鍊奈何無一語平反奚取爽鳩爲聞者
大惡甲戌調吏部稽勳司主事尋改驗封考功乙亥給假
歸丙子復任丁丑改文選尋陞稽勳司署員外郎戊寅實

授驗封司員外郎養病歸壬午改文選司員外郎尋陞驗
封司郎中時江陵病革太宰率司屬詣東岳祠請禱公獨
不往江陵歿夷陵少宰謀贈以伯爵公力爭得止聞封公
訃奔喪歸乙酉復除文選司郎中凡江陵所斥逐賢士大
夫若鄒南皐輩次第疏用海內名流一時環召者相望
於野客造公署見大書進君子三字蓋公所自盟云公釐
正選法較若畫一而黜陟時破常調其條上愼考選人遏
任諸事識者韙之至郤苞苴絕請託中璫權貴人皆格不
行可謂強毅有執矣是年以扈從閱壽宮賜大紅羅衣一

襄丙戌陞太常寺少卿丁亥陞大理寺少卿攝寺篆時閣
撫某阿故相指殺洪侍郎朝選庇某者欲從末減公抗疏
言某殺卿貳媚權相至慘刻不抵罪如三尺何吳孝廉鳴
鳳辯誣語侵當事者將以他比重其罪公又疏言鳴鳳有
沉冤急於自雪鹿死不擇音罪宜原兩疏皆得請自攝公
者衆矣戊子陞太常寺卿合小九卿請建儲及赦諫議李
沂劾巨璫張鯨語切直廷旨不報上虞修秩祀公於郊廟
諸大典兹飭有加奏祭殿庭音吐趨步咸中律度上屬目
久之再扈從閱壽宮賜大紅羅衣一襲己丑陞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奉勑巡撫四川蜀稱沃野困於採木之役物力懸罄公滌除煩苛與民休息歲祲請賑請蠲賦全活者以億萬計又嚴於馭吏守令朘民將領剥軍者褫斥不少貸蜀地連巴隴番虜交伺緣久無烽警疆吏晏然不爲備公獨虞之庚寅洮河急松境羽書狎至公厚集士漢兵扼險設伏虜至殺鹿塘遁去疊茂羌夔白泥楊柳等塞斜松坪大小黑水數拾落合謀入掠勢甚披猖公預爲方略奏聞即移師牙灌口分兵追勦殲厥元兇又三犁虜穴勒石雪嶺而還不費司農一錢也土司番種互相讐殺公相機銷

馭不繩以漢法　感威信歸命恐後當平番時公將
考最掾請先奏最後奏功可兩徼恩命公不欲遲諸將吏
賞因以爲利趣上敘功疏上嘉公伐錫金幣任子諸將吏
敘賚有差比最書入止報聞而已公肩事不避怨縣令某
怙勢受賕丐達官書營薦公暴其不職狀下臬司按治之
威茂兵使者某有輿援公以邊事劾之某撫辯將肆螫焉
辛亥陞刑部右侍郎改戶部右侍郎壬辰改吏部右侍郎
前所劾兵使者適侯補爲蜚語中公公遂再疏乞骸歸公
性至孝封公或太淑人病躬視湯藥浹旬不解衣徧詣神

祠請代瘳乃止封公就養遘疾瀕危得禁方奇驗比侍還
太宰難之公曰人子歸親千數百里外而不身自護持將
以託諸行道者乎堅請以去後先丁內外艱廬墓甚哀皆
手自運甓營窀指掌禿裂幾盡曰不如是不慊於心耳歲
時修祀事必躬必腆不以薦者不入口也伯兄晉山公卽
嫂呂歿無嗣公立以子子之撫其遺孤女備至仲兄病瘵
帶茵榻公入必拊背問無苦出必執手與別終身不衰少
弟尚廉九歲孤公鞠使成立割産予之其友于若此公喜
恬灑厭矜詡既貴舊第先疇無少增拓有小圃曰成趣齋

茅四楹雜蒔卉木與素心人觴詠其中脩然樂也子弟請紀公歲歷示後公曰吾自知逾人如耶修當年而要名身後詎能效東皐子自銘哉公儉於自奉而雅不欲屑瑟諸祠宇學宮橋梁宜修葺者傾橐佐畚築宗族姻黨稱貸無不屬厭去者歲大饑出粟百餘石倡里人賑及旁邑焉里居二十餘年惟望闕祝釐乃具公服部使者式廬多稱病不迎竿牘來者亦不報至爲桑梓紓隱憂長佐吏暴誣皷郎不惜齒頰矣大抵公禔躬涖官不蘄於驚名蘄於踐實故諸所建議擘畫皆訏謨遠猷可以不朽余綜公宦績其

主爵似裴行儉執法似徐有功典禮似楊綰撫蜀似張詠葢以眞純直亮夙契上心故能一意營職奏功彪炳卓犖以自見其奇今建牙重鎭者多疆場勲乃棘寺容臺或久虛席天曹所推轂則補牘累百猶慮轉石焉視公在銓部其難易一何逕庭也獨恨遭際如公末正統均之席卒以萋斐去去且不起顧以今世局物情即起公亦烏能究其用哉余不能不三歎云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若干昏姻子姓不具録以某年月日葬賜兆余誌其隧道之石而繫以銘銘曰於鑠李氏宗伯陽華胄遥遥慶澤長

封公懿矩洵義方篤生名碩稱圭璋蚤登甲第官望郎西曹三尺嚴如霜銓衡水鏡聲琅琅君子得輿泰道光叅陪廷尉典奉常讞決明允儀度彰中丞節鉞鎮西疆蠶叢小醜紛消亡爰馳朱鷺奏天閶殊恩渥澤何煇煌入躋卿貳坐巖廊含沙射影讒夫昌拂衣歸去水雲鄉烟霞泉石恣徜徉身騎箕尾在帝傍朝野聞訃僉悲傷常伯疏榮俎豆將如坊如斧遺蛻藏貞石鐫銘質且詳令名千載垂芬芳

贈大理寺卿謚忠節高公神道碑　何宗彥

高公死事之五月其子暟走都門叩余而泣曰嗟乎先大

大業不愧為臣而贈何以子也聖天子方軫恤忠魂不以冥漠視之加秩賜祠外更敕賜所司營葬事贈奉衣冠之柩歸窆河東非敢曰盡子情以不沒聖恩也先大夫秩京卿三品法得樹神道碑昭示永久惟先生托在同籍敢介姻家李中允倪太史以請余謂子之先大夫名業與青史俱炳何有七尺軀何有一片石而何俔余言贈伏泣不已余乃泫然而揭之碑曰高之先出齊高之後在唐有南平郡王崇文官平陽爲平陽人後自平陽徙襄陵數傳曰俊官遵化曰瑾官杞縣曰鍠官臨清曰溱官戶部而贈與溱

俱贈如公官公滐之第六子也自幼凝重有巨人志文章必本經濟議論必本忠孝弱冠補諸生旋以高等餼於庠萬曆甲午舉賢書乙未聯捷進士授壽光令庚子擢戶部主事再轉正郎丙午出守永平庚戌擢天津副使癸丑轉神木參政甲寅丁嫡母邢太淑人艱服闋以原秩備兵薊州因念生母楊太淑人拂袖歸天啟辛酉起廣寧參政殉難其政之大者在壽光則定約束嚴吏胥汰濫供招撫流徙開墾荒蕪爲東魯循良第一在戶曹則定免期寬納戶積羨米萬石省內府金錢數千在永平則裁稅璫高淮之

暴出沉寃麻沽春之獄濬灤河築長堤興文學廣制額在天津則剪稅璫馬堂之虎翼擒畿南董旹燿之巨寇在神木則簡精銳以制套沙計為之遠適在薊州則核營弁之功實清驛遞之冒濫若固封守完要塞詰戎兵鄙竊戍歷四鎮皆然至於愼一介之取予禁請屬之餽遺以餘糧八正額纖毫若免清白之操終身如一日也公在田間適被東寧命卽拜別太淑人并與子弟訣受事之日已當時勢潰散人驚風鶴公遂沐浴焚香謝闕以死公死而城池府庫兵草米粟與公俱成灰燼可勝歎哉而或謂公不死屬

學而死松山是未知公之志也睢陽張許二公一死於前
一死於後文丞相坐樓三年在今日當不免好事之口矣
噫成事之難如此哉幸聖朝卹恩優渥公得死所矣公至
性天植孝思無間太淑人聞公訃慟絶仆地恍見公衣冠
在側知生死魂魄相依也事兄如父養姊如母視姪如子
待遠近親屬如一家即臧獲亦子畜之故高永感公德亦
以身殉可以見公生平矣銘曰魂何之歸於帝鄉魄何之
藏於晉陽神何之共日月而耀星芒其骨雖燼其名則香
吁嗟乎公眞不亡

國朝

贈封君墓表　楊永寧

太公曲沃之大李村人也諱生芝字蓉璵別號瑞石祖定考承信以子尚書膠侯公貴皆贈如太公官太公幼讀遷史至曹相國世家慨然曰是亦足以豪矣遂試爲吏從圖籍中考究軍國之利病民物之憂喜德怨犂然有當於心殊自樂也會明季羣盜滿山歲復洊饑當事者方大行繭絲之政則怏怏不得意時醉酒樓中藏其用以有待而尚書公方少年倜儻駿發負不可羈紲之氣時時急人之病

以俠聞閭左間顧壬人以蜚語中當事者下之理諸親串懼者閉戶憂者攢眉太公恬如也曰世有丈夫如吾兒而長患難者乎維尚書聞之亦語人以爲獨吾父知吾已而事白則縱尚書公杖策走函谷謁孫公白谷卒如燕以事下淮揚而得身依日月也諸親串賀者塡門而太公恬然如厥初嘗廵遊國中見宮墻之外有隙地焉則曰是可爲義學以教育吾鄉之子弟也於養濟院之漂搖則曰鰥寡孤獨之所托命者也黄帝廟之門塞也久矣則曰神之恫也郭之外沸滄無梁又[illegible]灌園夾而無所受則曰吾不忍

人之病涉鬼語秋宵燐燐者之無所依也遂出私錢若干
畢其事是時尚書公侍郎工部矣且板輿迎養京邸鳴鐘
列鼎捧觴上壽諸王侯貴人車馬喧闐登堂載拜太公傴
僂揖讓進反從容已而酒闌燈灺粽肉交作仰視老人猶
縱談古今旁及少時舊事呼觥暢飲略無倦色諸王公貴
人大異之都下相傳以為盛事也而太公謂尚書公今
聖天子在上天下太平矣吾自此飽大官粟誠自快吾兒所
與盡海內之賢者身名可立吾其歸與未幾尚書公有鎮
撫兩河之役嘗遺之書其略曰豫天下腹上游而民

何以貧而教化不行也責在吏且在大吏兒其勉之矣尚書公稽首受命諸所設施者上關國計下益民生太公之教也太公則日與二三老友徜徉西郊之園園中長廊曲榭繚以短垣門內湖石數片蒼瘦有致當花晨月夕歌聲時出墻外聞者嘆爲神仙中人太公實陶然自得未嘗一擾公私間遂優游以終老云蓋嘗跡其生平處貧賤富貴之変視夷險如一致其識遠爲善於鄉矣垂之訓誡使斯人食廉吏良臣之福其德溥抱可以用世之具不用於其身而用於其子世固未有厚藏而不大顯者也吾故表之

於石使世之過者式焉

賈義民墓表　曲沃人　賈佩徵

公諱世隆字逸父付巖母戚元配趙繼常舉子三人孟仲禮仲仲賢季仲孝生平嘉言懿行家乘殘闕莫考惟是閭門中署尚行左記年嘉靖右列義民某迄今百餘年究字畫塵漬幾磨滅不可辨識而里中父老及四方之親戚朋友過吾門者咸嘖嘖夫夫也古之仁者蓋當明嘉靖間歲饑人相食餓殍載道公慨然出廩粟若干石給窶人子窶人子活無算邑令列狀層累上諸部部報可旌焉夫公力

田者耳非有學士大夫談道講德之習也公父付巖公嘗
其受產於公之祖欽也屋斤斤一楹田斤斤二十五畝由
承先而推貽後又非有陶朱之富可分其餘以及人者也
顧殷然急病如此此非天性忠厚貧而好行其義者耶百
世之下斯碑可覩矣

副使翟公墓誌銘　　李　霨

翟氏系出南陽以國為姓粵魏相璜占籍安邑為安邑翟
氏數傳徙曲沃又為曲沃翟氏居齊魯者為東翟居晉魏
者為西翟聞喜古曲沃魏地也故翟氏世為邑望族前代

歷有顯人至諱美者始居邑西之朱村美生文宰文宰生養情養情生期古是爲公祖以明經仕爲同官教諭娶楊氏生封翁諱夌雲邑庠生娶王氏繼李氏生子三公其長也祖父皆以公貴贈封如其官配皆爲夫人公諱鳳翥字翼經號象陸生而警敏嗜學稍長博究載籍爲文慕古作者不狥俗好留心理學而又時時高談經濟三晉諸生推爲祭酒己卯舉於鄉順治丙戌成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歷員外進郎中以明習法律見稱于其長久之出知江西之饒州府饒當兵燹後民徙田荒凋敝之狀滿目公撫

意招輯流亡咸歸田野漸辟不數月民力蘇息百廢具舉
踰年饒大治兩臺使者交章薦之大計以卓異膺蟒服之
賜時各省多荒田廷議設專官督墾俾撫按各舉屬吏治行
著聞者爲興屯道董率府佐領其事江右首以公應遂擢
江西按察司副使督理湖東七府屯田事屬剏始人或憚
其難公精心區畫惟求便民清隱占減浮額按戶給資計
年收課咸井井有法由是民力恒見有餘樂趨恐後會
朝廷下詔求言公即條上十事曰廣屯利寛屯息折屯穀設
屯官備屯防均里田豁虛糧立社倉飭鄉約養屯才皆關

屯政要務并以所編鄉約牌書進呈得
旨嘉納光行廣信山寇負固久公單騎諭降之平其巢穴招
民屯種使者上其功增秩二級隨陞陝西按察使公起家
西曹究心律例凡大獄至奏當立辯然意存寬厚不以周
內爲功人咸以爲不寃僅數月陞湖廣右布政使値左使
闕公兼攝其事錢穀殷繁案牘委積鉤稽考校夙弊爲之
一清且籌西山軍需轉雲貴協餉鞅掌紛拏應之裕如也
陞福建左布政使治之一如在楚時未幾以前政會計失
當奏冊誤置公名鐫秩四級罷歸後奏辯得白復以遷報

水災例議廣西左江道副使未上裁闕補福建驛鹽道副
使公舊遊也職郵傳鹾政振飭尤力兩臺咸倚重之俄而
以疾不起矣公儀表偉岸不飾邊幅與人交不設城府舉
止伉爽闊略細故而遇事精詳不失分寸尤長於吏治故
所至咸著聲績爲政務先教化以古道期人衍鄉約六論
成編卽所謂鐸書者倣古講禮讀法之意恒爲人解說月
朔召見父老勸以敦信修睦課農桑息爭訟人多化之所
在必修葺學宮書院招士子絃誦其中講學課藝有時親
涖之擁皐比上座縱談名理揚搉古今儆然自得也至於

興復古蹟修舉廢墜尤性所樂為居官居鄉汲汲然惟力是視所構涑水桐園今稱盛地云篤於親交見義必為恒期於人有所濟而不見德色人皆以為長者用世之志甚銳蓋十未二三售焉惜矣元配景氏封夫人邑庠生呈祉女有賢行事尊嫜相夫教子咸中內則樛木逮下之風尤藉藉里閈間後公數月卒公生以故明萬　戊申二月一日卒以康熙戊申十月二十九日得年六十有一夫人生以故明萬　丁未八月二十三日卒以康熙己酉六月十一日得年六十有三子二貞儀拔貢生娶李氏恂儀貢監

生聘任氏公卒之再閱歲貞儀始扶柩歸自閩卜以明年
辛亥十月廿五日葬公于百甲利百子盤之新阡夫人祔
焉禮也以余與公南宮同榜交公久知公最深併繫其事
狀數千言介宗丞楊君地一丐銘於余余不能辭乃略其
瑣細書其蹟之大而足傳者如右繫以銘曰古之志士道
德功名公于二者并力兼營游刃盤根效於歷試智也無
涯云胡中䆁涑川之涸晉山之陽勒此貞石永耀其藏

劉大夫鎮墓道銘　朱軾

公諱鎮字靖公號敦齋姓劉氏平陽洪洞人也世居邑東

之蘇堡曾祖廷弼公祖小溪公父崇祀鄉賢克制公皆潛
德不仕以公貴並贈光祿大夫公生而頴異有至性年十
歲失母夫人十八補博士弟子未半載而贈公卽世公在
憂中擗踴盡哀人皆稱純孝贈公兄弟凡四人同居共爨
一門之內浹洽無間言迨贈公歿公謹守家法無少變事
其從兄奉直公盡弟道公自念少且學以家務獨任奉直
公而已則虛衷奮志從名師友爲文章一時聲槩庠序歲
壬申貢於鄉例得京職又十四年遐授水部員外郎水部
轄河工例有餽遺公悉謝不受寶泉局督理缺大司空董

亭王公屬意於公公惡其近於規利力辟之尋遷刑部郎
中余得與共事而公之清慎益至平谷縣于某爲旂人誣
控於部歷歲不能决公廉察得實卒爲于雪其冤公平生
嗜義若饑渴凡人所不能爲不肯爲者苟適於義必竭力
身任不以費鉅退不前嘗增甃石於灤道築堤梁於富溝
刊宗譜以遺族人設義倉義學以厚鄉鄰代同邑李姓償
逋課修李滄溟邊華泉兩先生之墓道事皆具同縣人口
而其卓然不磨者則三邑學宮圯公葺而新之越三年始
訖工壯麗倍於其舊購益學田四十畝用備多士絃誦膏

火之需邑南臨長澗夏秋漲潦驟發多不能褰裳公鳩工壘石千尺爲環洞二十有四以跨南北兩岸人不病涉庚子辛丑間仍歲洊饑公出粟助其邑侯爲饘粥以救饑其遠不能至者量給以錢既而余奉

命勸賑公及其奉直公首輸幾二萬金先是壬申歲邑亦苦旱公貸粟千石以濟其里人又爲延良醫製善藥以療疫癘至是踵而行之爲費益鉅而公初無難意亦無德色此皆人所不能爲亦必不肯爲者也公恬於進取不慕榮利在刑曹未久旋即引退晚歲僑居灤上築小園曰素園[illegible]

與二三知已銜杯話古徜徉自適有二疏之風盍優游間
閒者十有四年康熙六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告終於家春
秋六十有六以
特
恩授光祿大夫歿之日邑紳士奉主崇祀鄉賢雍正二年
十二月十三日申時葬於本邑尹壁村南小栢地乙山辛
向娶同邑范氏贈一品夫人夫人有賢行以敬愼佐公内
政畢舉先二十年卒公遂不復娶子男一諱常歲貢生候
選員外郎女三一適國學生李淑周一適庠生楊紹祖一
適歲貢生宋孟鰲孫三繩伊麐繩生繩祁繩祝孫女一曾

孫女一余益嘉公之義樂公之志有成而願後世述也於是乎銘曰光祿之先隱名高蹈發聞自公煒然有耀始陟冬官游歷西曹身勤事治不謂賢勞其德伊崇其位未配匪屈於人公實勇退晚節優游樂以不盈褒封四世可謂曰榮孰蘄其年而不百歲有涯者生義聲弗替郎之幽幽是歸是藏綴文鐫石永無壞傷

劉大夫誌墓追銘　朱軾

平陽洪洞蘇堡之劉氏以孝義聞久矣康熙中封奉直大夫工部營膳司員外郎加三級發崇祀鄉賢曰二蘇公者

贈光祿大夫廷弼公之曾孫鄉飲大賓贈光祿大夫小溪公之孫太學生贈儒林郎崇祀鄉賢克莊公之子克莊公娶燕氏以崇　十五年生公穎悟不凡甫就外傅日誦數千言有疑義輒舉辨難往往驚其長老乃長克莊公年日高家務日煩事無巨細悉以委公遂廢舉子業然好讀書孜孜問學不倦以故家業與學業並進甚鄉人嘗曰劉君心血實多人數斛非虛語也生平於父母孝於兄弟友於宗黨睦於朋儕信於子孫僕婢嚴而有法寬而不縱比部敦齋公公從弟也少失怙公恐其以家務間進修因獨任

一切俾得肆志力學及析居據簿核其齡[illegible]悉所有均之無毫髮私嗟乎張孝基之友愛豈是過與[illegible]學宮所以育人材也歲久不葺日就傾頹博士之至者幾於露處公慨然不以費鉅辭且日是固吾先人志也與[illegible]部因其舊而新之樸易華朽易堅土木之功三年始畢[illegible]麗迴異於曩時是歲登賢書者四人已而捷南宮者又[illegible]人自後邑中亦駸駸多絃誦聲城南爲通衢有橫澗每淫潦驟至渡橋輒沒褰裳者病之公特創石梁約千餘尺廣可並車既利涉且爲郭外巨觀公嘗道出潞見山徑[illegible]嶇募人築而[illegible]

之行者無躋攀之苦庚子辛丑間歲比不登道殣相望公
出粟以贍族黨又請於令輸銀米設饘粥以哺饑者廩爲
之罄旣而余同公冡君繕部奉
命勸賑復歛萬餘金首輸之爲衆人倡迨事竣
賫予旌奬鄉里榮之而公絶不以此自多當事者上輸金姓
名于部繕部獨有不求議叙之請蓋實遵公命云公嘗謂
倫饑在豫仿朱子遺意立義倉以司出納又設義學延師
以課貧子弟至歲時伏臘則悉聚族人於家廟講明宗約
且細詢苦樂狀視其窘者周之大抵多與比部同心并力

而意多常出於公公平居教子弟嘉言甚多雖尋常論說出之不經意者亦往往合於至道家居澹泊或有勸以仕進者則怡然謝之事繼母趙太君終身無失禮嘗語其嗣君曰人知爲前子者難不知爲繼母亦難以人人先存一繼母之見在意中也又曰繼母之不果慈大半皆激而成之者嗚呼此非仁孝性成而身體乎家庭骨月之變烏能爲此言哉余嘗以公之言攷公之行其爲余所不能殫述者正自有在而後之君子亦可即是以想見之矣公諱誌號箕山二蘇其字也年八十有一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十

九日以疾卒元配贈宜人范氏繼配封宜人逯氏側室王氏陳氏王氏徐氏子男四長袞廪貢生太原縣教諭工部營膳司員外郎加三級次勷候選知府次褒候選光祿寺典簿出爲公從弟後次衷邑庠生女二長適同邑太學生范有紀次未嫁孫男五光晉廪貢生方渙光晟方溥方灝孫女八長適太學生鄭守朴二適邑庠生楊所學三適太學生王沆四適衛景戚五適范宗洛六七八幼未字曾孫男二大慶重慶俱幼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申時葬於本邑尹壁村南小栢地乙山辛向銘曰渾金璞玉維公質

懷仁抱義維公德罄其積藏惠一邑好施不竭天所殖稱

述古先爲世式銘以正之垂萬億